



DXE12  
2802  
92-70



門口138  
號2802  
卷22-10

子罕第九正義曰此篇皆論孔子之德行也故以次泰伯堯禹之至德  
子罕言云云蒙引云夫子罕言利及天之命及人之仁蓋計利則害義夫子罕言之者止義小謀  
利之心也命之理微仁之道大夫子罕言之者蓋非中人以上者不足以語上不欲人之忽近而  
騫遠也○甲第云罕言是  
不常言非絕不言也○  
燃犀解云此是記者之詞  
勿說所以罕言之故不是  
不言却是不欲盡言其意  
可想二與字有分曉記者  
不以理欲相混耳○又云  
罕言非是不言深言也微  
言也妙於有言無言之間  
也○存疑云此利是宋徑  
曰我將言其不利之利非  
易元亨利貞之利○合際  
云利不財利之利生于物  
我之相形而為人欲之私  
便是利利者義之反○覺  
路許郎菴曰利不是貨利  
凡許功算效皆是命主理  
言不必兼數仁指心体言  
命仁揆是一理但有天道

###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九

#### 子罕第九

##### 凡三十三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與述而篇相類  
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與其言行

交際與夫  
出處之類

####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ハナシ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

夫子所罕言也龜山楊氏曰夫子對問仁多矣曰罕

則未嘗言也朱子曰罕言者不是不言特罕言之耳  
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

人道之別耳。○直解云利是  
是人情之所欲命是氣運  
之流行如死生禍福之類  
幽遠而難必者仁是心之  
德門人記說夫子平日教  
人雖言無不盡然亦有所  
少言者則有三件利與命  
與仁是已蓋利與義相反  
學者而謀利則廉恥之道  
乖有國家者而好利則爭  
奪之禍起其端甚微其言  
甚大故夫子罕言之欲人  
知所戒也天命靡常其生  
死禍福壽夭窮通之理窮  
冥而難知幽遠而難必人  
惟宜盡人道之所當為者  
而默以聽之若語人以命  
則人將一一取必於天然  
尤之心生矣故夫子亦罕  
言欲人之自修也仁具於心乃四端萬善之統體其道至大而難盡若強以示人則未免有躐等  
之患矣故夫子亦罕言之欲人之漸進也夫觀聖人之所罕言則聖人之所當務者可知矣○眼  
評云夫子論仁二十篇魯論中凡五十三條其詳極矣利命亦說何謂罕言子貢不云乎夫子之

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  
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命只是一箇命有以  
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予人者是理也人  
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  
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  
理至天數言之不惟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  
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問竊謂夫子  
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  
安處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者便是  
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云利物不言自  
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者即害  
義為義之人只知有義而不知利之為利○勿軒  
熊氏曰易六十四卦皆言利尤詳於性命之原罕言  
者非與門人常言之道○慶源輔氏曰義者天理之  
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天理人欲不兩立計於彼則  
害於此矣○命乃天之所賦予萬物者以理言之則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之○講述云命仁只一理以性之所具為仁以天之所賦為命所謂性  
與天道是也不可得而聞罕言故罕言○通義金仁山曰或曰利與命仁若有理欲之間而夫子皆  
罕言之蓋利者義之和天理亦有自然之利未必利欲也但夫子皆罕言防其流之弊耳夫子而  
常言利學者或流為功利  
之說夫子常言命則學者  
或流為莊氏之說夫子常  
言仁學者或流為佛氏之  
言矣然命亦有二性命之  
命固難言亦不可躐等而  
教若氣數之命常言之亦  
啓學者廢入事故前輩謂  
到人事盡後方可說命正  
謂此也○參考云有說夫  
子固罕言利有時而言及  
夫利唯與其知命者知命  
之士不惑志于利唯與其  
志仁者志仁之士不分心  
于利此說二與字有著落  
但恐非本旨○罕言利與  
仁與命

此章見聖道之大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言理而氣在其中語則汎舉其槩也  
新安陳氏曰集註言命之理微則此命字以理言罕  
言利者防學者趨乎此罕言命與仁以學者未易及  
此也既慮學者沒溺於利欲之卑汙又慮學者躐等  
於命與仁之精微弘大其為慮遠矣  
宋氏公遷  
聲臭俱無以氣言之則襍糅難辨是其理為甚微仁  
乃五性之首所以包乎四德而無物不體是其道為  
甚大理之微則人有所難識知未及而驟語之則反  
滋其惑且使之棄人事而不修道之大則人有所難  
盡德味至而強語之則反起其妄且或使之忽庸行  
而不謹此夫子所以罕言○雙峰饒氏曰夫子有常  
言者詩書執禮是也。有不言者怪力亂神是也。有罕  
言者利命仁是也。無非教人者故門人皆謹記之○  
○命以理言通貫天人而言也中庸正

微云云通義史氏曰命兼  
理氣言命之理微猶曰命

之為道理隱微而難見耳此理字虛與對氣而言之理不同觀朱子語錄之言可見○蒙引云命之理微此理字不對氣而言乃兼言也○又云仁兼理事說統百行該衆善其道最大也○又云命在天最玄妙故曰理曰微仁以道言仁者該衆善道者衆理之總名故曰道曰大曰命曰利即性與天道也仁者性之全体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

章圖云右第一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言語之節達巷黨云云燃犀解云達巷黨名巷之美稱人乃達巷黨之人○又云既稱大哉孔子則所謂博學而無所成名者皆所以贊其大也無所成名猶言人莫得而名之何謂惜他○蒙引云大哉二字意在博學是美之無所成名又惜之難以無所成名為大也

子聞之云云照解云夫子因黨人以博學為大恐門弟子因務其博記者知夫子意故著謂門弟子四字執字只是專習一藝與執一不通之執不同○蒙引云執御之云要非聖人之真心聖人果欲執御以成名者乎亦見達巷黨人之不足以知夫子矣蓋道無往不在豈必專攻一藝以成名哉承之以誰之說○陸聚崗拙講云聖人豈真欲執御以成名乎不過聞人譽已而承之以謙爾雖是謙辭其實可見道無不在而聖道之大無所不能亦可見矣○燃犀解云兩平字不只是審擇却有諷悟門弟子意

章圖云右第二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因人贊美而為自謙之辭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而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節齋陳氏曰孟康註董仲舒傳達巷黨人乃項橐○雙峰饒氏曰黨人見聖人無所不知不能遂以此為聖人之大不知聖人所大在於道全德備耳

子聞之謂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

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雙峰饒氏曰六藝禮樂為大夫子只說射御射御藝之卑者御又最卑○朱子曰達巷黨人本不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為淺近然自察邇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所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故孔子不欲以黨人所稱者自居而曰必欲使我有執而成名則吾將執御矣○南軒張氏曰達巷黨人大孔子之博學而疑其不能以偏成也夫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道哉故夫子但舉一藝自居而又於藝之

子曰麻冕云云蒙引曰古者之冕以緇布為之禮也今也以其細密難成改用絲為之用絲比之績麻為之者較為省儉雖非禮然無害於義猶可從也吾從眾○又云儉可從泰不可從也味註不如用絲之省約意可見○圖史合攷云白虎通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所以用麻為之者女工之始亦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不用皮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孔子曰麻冕禮也○通義許白雲曰冕冠總名冕之名有五衮鷩毳希玄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朝祭用之就五冕之中共有九等其一則十二旒次九旒下至二旒為八等與十二旒者共九等天子用十二及九七五三共五等自九旒以下各以其命數服之上可兼下下不可僭上其上兼下者於祭祀時

中復居其次者以見天道之無乎不在○厚齋馮氏曰執射成名王良造父是也大凡專於一善精於一業者乃能成名如信人善人惠人則其善專故也如穫之稽羿之射秋之奕則其業精故也學之博雖各極其專且精不可得以一事名矣無所成名乃夫子之所以為大而黨人不悟也堯之民無能各此堯之所以為大也歟○新安陳氏曰惟道全德備故不可以一善名使可以一善名則所長止於此不足以為大矣黨人惜聖人之大而不以一善得各豈知聖人之所以為大正在於不可以一善名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麻冕緇布持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

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隴主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

各視祀之大小而服冕之高下天子自充冕以下上公亦自充冕以下侯伯鷩冕以下子男毳冕以下只是冕上旒數不同天子自十二旒五等皆十二玉公侯以下只依旒數綴玉如九旒九玉八旒八玉其九七五共三等則君服之八六四三二共五等則天子諸侯之臣隨命數服冕之下有弁弁之下有冠皆首服也冕冠皆以緇布為之麻冕禮也集註作緇布冠亦總名也鷩必減及毳昌銳反希陟里反○儀禮士冠禮疏云凡冕以木為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上以玄下以纁前後有旒○脉云此章是夫子維禮之意二者皆古禮上節從眾者崇禮之儉也下節違眾從下者嚴禮之分也俱是大關係處非以小形天之說○微言王觀濤曰儉是省工夫非省財用

細密難成不知用絲之省約朱子曰八十縷為升古

如深衣用十五升布已似如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又曉未得古尺短又於今尺若盡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方得○胡氏曰麻績麻為布冕冠上板也謂之緇布冠者深布為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摠名冕者冠中之別號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注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雙峰饒氏曰前漢書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爾却用二千四百縷為經是一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通考仁山金氏曰古尺僅當今尺五寸五分弱其二千四百縷雖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况麻質粗又非可甚細者升八十縷豈註疏相傳之誤耶

拜下禮也云云存疑云禮

變無害於義者聖人之所  
從禮變有害於義者聖人  
所不從故曰君子之於天  
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  
與比○然犀解云泰字有  
借逼意把乾坤冠履之分  
俱紊乱了○陳冲谷講義  
云亂忽之幾漸不可長聖  
人之防貴乎未然拜上不  
已必至耦國耦國不已必  
至不奪不廢而後極夫子  
逆知其勢將必至此故借  
冕服以申明爾  
**集註**  
乃升成拜圖史合攷曰禮  
燕義云君舉旅於賓及君  
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  
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  
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  
章圖云右第三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處世之道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善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

也慶源輔氏曰按燕禮君燕卿大夫禮也公坐取大  
夫所勝觴興以酌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  
臣辭賓升成拜鄭註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又覲禮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拜賜禮亦如之○雙峰饒  
氏曰先已拜於堂下而君辭之則是不曾受其拜故  
升堂再拜以成之孔子時君弱臣強徑自拜于堂上  
故孔子云然人以  
為詭想是此類  
○程子曰君子處  
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范氏曰眾人  
酌焉或從或違唯其是而已以眾為公義而舉從之  
非也以眾為流俗而舉違之非也聖人之道若權衡

字絕四云云存疑云虛心順理無所偏主無意也勢雖已成當改則改無必也事已不留過而化  
矣無固也愛欲不萌已欲不累無我也○正蒙曰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  
有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  
去則直養而無害○覺路  
云此記聖人太虛之大體  
也四者俱無原是心體要  
摸寫絕字母字景象聖心  
一真自如不見有四無意  
者空洞洞喜怒哀樂未  
發以前之中也母必者圓  
圓轉轉惟義所在也母固  
者活潑潑與時偕行之  
妙用也母我者變化化  
靡然太公也不宜分事前  
事後亦不可著些工夫此  
心夫子自言曰無可無不  
可子思曰夫焉有所倚曾  
子曰一貫孟子曰聖之時  
是也○蒙引云勿視勿聽  
勿言勿動者賢人之勉然  
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  
聖人之自然也○燃犀解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  
意發而當即是理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問聖人莫  
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是○胡氏曰理本於天意出  
程子曰意  
是發動處

論語九

云固是膠固，有確然不拔之形，不可動搖。○照解云：四者俱是心中不能破之障，記者借凡心比照聖心。

**集註**物欲牽引云云通義。金仁山曰：聖人之心擴然大公，物來順應，無意欲無期，必無固滯。無物我此四者，本是乎說集註推物欲牽引之故。欲學者省察禁止，戒其相因，滋長爾意，是私意之始萌，必是私意之指擬。固是私意之執著，我是私意之結裏，都到已私上來，又生他意去。

於已大學以誠意為言，蓋好善惡惡，一有不實，則所謂意者為私意，意不可以孤行，必根於理而後可。此獨以意言，即私心之發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

為終始。趙氏曰：四者分之則各為一，一事合之則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謂

將成而勢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

我常在事後。胡氏曰：意必在方有作為之先，故曰事前固我在，已自有作為之後，故曰事後。

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華陽范氏曰：私意動

於內而係於事，則有必必則守而不移，故有固固則不能忘已，故有我我是三者皆出於意，故意為之先。○問意如何，毋得。宋子曰：凡事順理則意自正，毋意者主理而言，不順理則只是自家私意。○問意必固我

曰：意是初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凡人做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欲事成而已。事既成是非得失已定，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小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意又生必，必又生固，固又歸宿於我。○必者迎之於前，固者滯之於後，意是為惡，先鋒我是為惡，成就此四字如元亨利貞循環不已。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不好，事貞是好底，成就我是惡底，成就○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四者始於意而行，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必之時淺，固之時長，意是始我，是終固，必在中間，一節重似一節也。○黃氏曰：即事而言，其別有四，以心而論，其本則一。天理流行廓然大公，物各付物，泊然順應，此心如鑑空水止，而一毫之繫累無所容焉。此其

細註顏子四勿云云見類淵篇

集註絕此四者朱子大全三十一云絕字猶曰無耳然必言絕而不言無者觀其無之甚也

與天地不相似通義許白雲曰集註四者相因循環不窮是合來看張子四者有一一是一分開看合看者易見分看者難明如聖人之心與天地同流無我自不在說如無適無莫住止久速是無固如佛胎弗擾之召欲往而復不往隨三都未能隨成則止緣聖人不久去魯若不去魯必別有區處是無必所謂子絕四只是說聖人私意期必固滯物我四者無一件聖人如何相連而生直至我若說道聖人無私意更無下三件則記者不須立這四件條目張子之言恐是正意朱子

是專為學者說又曰開看合看各有意味然而總只是私意合看固因私意牽引來開看則各是私意所成必亦私意也固亦私意也我亦私意也

楊氏曰非云云又金仁山曰上三罕言猶是觀聖人於言語之表此絕四章乃是窺聖人心術之微故楊氏云云

章圖云右第四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見聖人天理之純

子畏於匡四書徵地道記云長垣南十里有衛故匡城孔子所厄○路史云匡國也本衛邑中屬晉今扶盪有匡城鄉匡亭而匡故城在焉○琴操云孔子到匡郭外顏刻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貨今復來乃卒眾圍孔子數日乃琴而歌意曲甚而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日錄李南黎曰

所以自始至終而絕無四者之病也○新安陳氏曰

集註四者相為終始以下乃以常人之私欲細分之有此四者相為終始又乎分之作兩截判以事前事後又翻轉說終而復始如元而亨利貞貞下又起元有三節意皆說常人之累於私如此非謂夫子之心無私亦有此三件節數也聖人之心惟純乎太公而渾然一無私耳細察之則皆無常人此四者之累也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誠意章事子絕四與顏子四勿章最宜潛玩我是有己有己即是私意但就私意上分得細意是私意方起我是私意已成聖人混化更無查滓顏子則尚有些

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

新安陳氏曰天地太公而已四者有一則累於私小無復太公氣象何

由與天地相似○問橫渠說略有疑朱子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謂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四便得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疵也○雲峰胡氏曰心

今本虛聖人絕此四者亦不失其本虛之心而已意似微雲點翳我則昏霾之甚矣太虛中本無一物聖人此心渾是天

楊氏曰非知聲足以知聖人詳視而

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

新安陳氏曰恐人誤以畏為休迫懼死故本孟子予有戒心訓之

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



畏威同以兵威之也猶云見迫於匡耳時弟子懼故夫子援天自信直是教弟子養心不動氣方法非取必夫之我佑也文以道統之流行可見者言即編常倫理之間是也

有戒心公孫五下篇云當在薛也予有戒心朱註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通義金仁山曰猶云戒嚴也匡地名吳氏程曰按家語匡人有簡子者以甲士圍孔子今睢州襄邑縣有古匡城

曰文王云云陸聚崗拙講云文不在茲之文雖說道之顯然文王之所以為文者亦即寓矣○覺路云文即典籍之文道之所寓文傳而道亦傳也○蒙引云子曰群聖人之統傳在文王今文王既沒矣則斯文獨不在於斯乎言其在我也○煥犀解云茲此也勿露我字正文心之不泯滅處○照解云茲指此心言聖人於自心上見○又云茲字猶冷人說這裏一般

天之將喪云云微言表了凡曰後死對既沒而言以斯文之興喪決此身之存亡而外患一無動心此事天立命之學也○千百年眼葛吧瞻曰後死謂後我而死者指萬世讀書種子言亦自妙○蒙引云天既未欲喪此文則我之一身斯文之所在也斯文之所在天意之所在也匡人其如予何○又云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是猶望其達也非是欲著書以傳來世也此與吾為東周之意同

章圖云右第五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即聖人處患難之道以天自處以道自任天以天意言也

人圍之厚齋馮氏曰匡宋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尅時與虎俱夫子適陳過匡顏尅御匡人識尅夫子貌又似虎匡人以兵圍之五日弟子懼故子曰如下所云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新安陳氏曰道者禮樂制度之本禮樂制度者道之寓道無形體顯設為文而後乃可見爾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皆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程子曰於天之將喪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為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朱子曰後死者是對上文文王言之如曰未亡人之類此孔子自謂也與天生德於予意思一般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做著天在○南軒張氏曰文也者所以述是道而有傳也文王既沒聖人以斯文為已任也已之在與亡斯文之喪與昧喪係焉是二者豈人之能為哉天也不曰喪已而曰喪斯文蓋已之身即斯文

天之將喪云云微言表了凡曰後死對既沒而言以斯文之興喪決此身之存亡而外患一無動心此事天立命之學也○千百年眼葛吧瞻曰後死謂後我而死者指萬世讀書種子言亦自妙○蒙引云天既未欲喪此文則我之一身斯文之所在也斯文之所在天意之所在也匡人其如予何○又云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是猶望其達也非是欲著書以傳來世也此與吾為東周之意同

大宰問云云蒙引云大宰所謂聖指才言亦只是以多能言才正指鈞戈獵較之類其說最淺殊不知多能乃才中之末事耳子貢所謂聖兼才德言之聖無不通多能在無不通中最小事○脉云首節聖字勿用生知安行講大宰即以多能為聖也能是藝罷淺淺看

集註孔氏曰太宰云云蒙引云當時不但魯有大宰吳宋亦有太宰故云○通義吳氏程曰按左傳魯鄭楚諸國皆有是官不但吳宋也○金仁山曰天子之宰曰太宰宋王者之後吳備王故當時其宰亦稱大宰鄭氏邢氏以為吳蓋據左氏蒙自本之會又子貢嘗適吳也洪氏以為宋據列子稱商太宰問孔子丘聖者欤之問也或問兩存之而謂列子多寓言王文意謂觀知我少賤之辭且是宋履祥按夫子本宋人雖居魯而娶於宋又嘗長居宋則是太宰素知其少長之事也

子貢曰固云云蒙引云固字不必做實字解與又字相應○又云言夫子固然天縱之不限其所至而庶幾聖者矣既聖則無不通是又多能也明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不在多能○蔡晉江劄記云太宰以多能為聖只是一意子貢隔一又字則聖與多能有分矣○脉云固如固有之固謂本來也○照解云縱即縱肆恣其所取之意

之所在也○雙峰饒氏曰天生聖人以任斯道遠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窮則繼往聖開來學天意如此人安能違天而害之有夫子之德有夫子之道而後可以如夫子之自任否則妄也○雲峰胡氏曰文不在茲之文即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紂能囚文王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圍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通考仁山金氏曰周末文武周公之禮樂悉已崩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收其散亡序詩書正禮樂集羣聖之大成斟酌損益以詔來世又作春秋立三王之法是得與於斯文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太

宰益以多能為聖也杜氏曰按春秋之時以太宰各官者惟吳宋與魯耳吳有太宰帶為太宰平公即位之歲距孔子過宋歷二公八十八餘年其間或廢或不雖未可知然左氏及史記亦不復載不可考也况孔子過宋時遭桓司馬之厄遂微服而去豈復有問子貢者歟疑此大宰即吳帶也吳與魯會繒桓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太宰而亦當在此年也魯自公子翬請于隱公欲殺桓以求太宰其後不復見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始也謙若不敢知之辭

朱子曰天放縱他作聖得恣地不去限量他問愚不肖是天限之乎曰也是天限量他一般如這道理聖

子聞之曰云云陸聚崗拙  
講云此總是言多能無與  
於聖非如舊說謂上段是  
辭子貢之所推尊而下段  
又添率人意○揚明云少  
賤是未出仕時○蒙引云  
露出君子字面避聖字也

人知得盡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拘  
定在這裏殆庶幾也如而今說將次  
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聖無不通多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  
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  
朱子曰鄙事如  
鈞弋獵較之類  
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

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朱子嘗問學者曰太宰云夫子  
為聖也子貢對以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是  
以多能為聖人餘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牢曰子云云千百年眼張  
彥陵曰點出一藝字正以  
藝證多能以不試證少賤  
也

集註牢孔子云云  
家語云琴牢衛人字子開  
一字子張與宗魯友聞宗  
魯死欲弔焉孔子弗許曰  
非義也○鄭玄曰牢弟子  
子牢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  
衛人試用也言由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聖為不在乎多能也三者  
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著諸生多主  
夫子之言曰太宰以多能為聖固不是若聖形容聖  
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為盡蓋聖主于德固不在多能  
然聖人未有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  
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而其實聖人未嘗  
不多能也○又曰太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  
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  
便見聖人待人恁地溫厚○南軒張氏曰多能雖不  
善其為君子然為君子不在乎多能○慶源輔氏曰  
若以多能率人則人將狗末而忘本尚  
牙而不務德本無以入聖賢之域矣

章圖云右第六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即聖人所以多能之故而見其不尚藝能之心

子曰吾有知乎哉云云蒙引云當時必有稱夫子無所不知者故夫子辭之曰吾有知乎哉實無所知也但是有鄙夫來問於我在他雖是空空如也却不敢以其愚而忽之所以告之者務必罄吾所知發動其兩端而無一之不盡焉我只如此而已矣有何所知而或者遂以為無所不知耳此聖人謙已之意然能扣兩端而竭焉於此亦可見其無不知矣蓋聖人雖不自聖而實有莫揜其聖處○合喙云無知不是謙辭聖人之心虛虛明明不涉知識不涉見聞原是無安見其有○圖解云空空是一無所有愚而無知之意屬鄙夫說○覺路云非實有鄙夫來問只是設言無

知○直解云鄙是陋空空是無能的模樣叩是發動兩端譬如說兩頭言備舉其理也○目錄王陽明曰夫子之心不識不知有鄙夫來問其心只空空而已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但叩他是非兩端自知的與之一剖決便已了然竭盡無餘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便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耳與增減一毫他不能自信耳若夫子與鄙夫言時尚留得此子知識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可見鄙夫之良知即夫子之良知非有二也○照解云聖人之心至虛至明隨問隨叩隨叩隨竭如叩鐘相似自有聲叩之則鳴耳

集註雖於至愚不云云通義金仁山曰集註不訓以至愚解之謂鄙夫之愚也

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

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管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

相近故并記之問吾不試故藝宋子曰想見聖人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小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新安陳氏曰多能亦聖德無不通之驗大宰認多能為聖知其末不知其本也子貢謂聖而又多能知其由本而該末也孔子自言與琴牢所聞皆謙辭耳

通考吳氏程曰不試為管子牢合

雅琴牢或子開子張吳氏蓋承古註之誤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

此章夫子謙已之意

知○直解云鄙是陋空空是無能的模樣叩是發動兩端譬如說兩頭言備舉其理也○目錄王陽明曰夫子之心不識不知有鄙夫來問其心只空空而已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但叩他是非兩端自知的與之一剖決便已了然竭盡無餘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便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耳與增減一毫他不能自信耳若夫子與鄙夫言時尚留得此子知識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可見鄙夫之良知即夫子之良知非有二也○照解云聖人之心至虛至明隨問隨叩隨叩隨竭如叩鐘相似自有聲叩之則鳴耳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

耳叩發動也趙氏曰叩乃叩擊有發動之意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

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宋子曰兩端就一事而言道理也便在這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辭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不全須求這意始得如達巷黨人稱譽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曰吾執御矣皆是因人譽已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有這般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誨人不倦但鄙夫來問我則盡情向他說若不如此聖人何故自恁地謙自今觀之人無故說謙話便似要人知模樣○慶源輔氏曰始終以事言本末以物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事理言必如是而

末以物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事理言必如是而

後該括得盡夫子之告人必發動其兩端而盡生之  
○新安陳氏曰聖人雖謙言已無所知然教人而竭  
盡其理如此非上智  
○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  
周知之者不能也

若此猶恐眾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

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

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可見矣

宋子曰聖人極其高大

自難企及若更不俯就則人愈畏憚而不敢進賢人有未熟處入未甚信服若不引而自高則人將必以為淺近不足為不是要入尊已益使入知斯道之大庶幾竦動著力去做孔子嘗言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又言吾其為東周乎只作平常閑說孟子言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便說得廣是勢

有用我者云云見子

路篇

吾其為東周乎見陽貨篇

孟子言如欲云云見公孫

丑下篇

集註如答樊遲云云見顏淵篇

章圖云右第七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即教人之道而自謙之辭

不得不知此 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眾人皆

可與預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

端如答樊遲之問仁智兩端竭盡無餘蘊委粉于問二反矣

雙峰饒氏曰如答樊遲問仁智只是眼前事子夏推之則舜湯之治亦不過此故於兩端為竭焉若

夫扶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慶源

輔氏曰程子論佛氏之學如管中窺天只見上去不見四旁是語上而遺下也又曰言為無不周偏實則外于倫理者是語理而遺物也○問執兩端與竭兩端如何宋子曰兩端也只一般猶言頭尾也執兩端方識得一箇中竭兩端言徹頭徹尾都盡也問只此是一言而盡這道理如何曰有一言而盡者有數言

細如子路正名云云見

子路篇

子曰鳳鳥不至云云脉云此章夫子借鳳圖以感嘆所以寄其思義舜文王之

心非專慨天下無拜也鳳鳥河圖不在瑞上看在聖

王之非上看有聖王則聖道可行有聖瑞則聖王可

作今不至不出終無聖王了吾道何時可行哉故曰

吾已矣夫已者慨世之終莫我用非無心於天下意

○知新日錄高中云曰孔子非思鳳鳥河圖也鳳鳥

河圖伏羲舜文之瑞孔子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可

得見又不可以明言故思鳳鳥河圖以寓思伏羲文之意使其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雖鳳鳥不至河圖不出亦不思使其不

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雖鳳鳥不至河圖不出亦不思使其不

子得生其時相與都俞一堂共成雍熙之治則亦思鳳鳥河圖乎固知其必不思也○圖解云已矣夫是絕望之詞內寓不能自已意

負圖云云釋義曰孔安國云龍馬者天地之精其為形也馬身而龍鱗故謂之龍馬高八尺五寸

類節有翼踏水不沒聖人在位負圖出於子孟河之中焉○通義金仁山曰伏羲時龍馬出河背有

五十五陰陽點一與八居北一與七居南三與八居

東西與九居西五與十居中是為河圖伏羲因之以

畫卦其後劉氏鉤隱互易圖書蓋本陰陽家傳流之

誤也皆聖王之瑞蒙引云集註不曰皆聖人之

瑞而必曰聖王之瑞夫子豈欲為王乎或曰不然謂

聖王者指伏羲文王章圖云右第八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歎道不行之辭

子見齊衰云云存疑云當坐而見其來他雖年少也

必作起或彼坐而我過之必疾趨而過○覺路許即庵曰見冕衣裳者敬之人

之常情以此而施之齊衰

而盡者如樊遲問仁曰愛人問智曰知人此雖一言而盡推而遠之亦無不盡如子路正名之論直說到無所措手足如子路問政哀公問政皆累言而盡但只聖人之言上下本末始終小大無不兼舉○雲峯

胡氏曰大舜是取人之言執其兩端而用其一夫子是教人之言竭其兩端而未嘗遺其二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矣夫音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

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

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南軒張氏曰鳳至圖出蓋治世之休徵也聖人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

也聖人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

也聖人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

也聖人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

也聖人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

也聖人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

也聖人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

也聖人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

也聖人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

也聖人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

也聖人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

也聖人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

也聖人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

也聖人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

也聖人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

也聖人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

集註來儀通義云來儀謂來舞而有容儀也

龍馬

甲○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道行則文章著見于外禮

樂制度之類也故鳳至圖出以明文明之祥鳳以其

文采圖以其卦畫文明之祥不至則夫子之道不行

故知其文章已矣○新安陳氏曰吾道文明必有其

應鳳至圖出文明祥瑞之應也夫子有其德無其時

鳳不至圖不出天未欲聖道之行可知矣夫子所以

深歎也麟出似矣而蹄焉春秋所以作也斯歎也其在獲麟之前乎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

必趨齊音咨衰七

齊衰喪服邢氏曰言齊衰則

見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禮玉藻曰衣正色裳間

色鄭曰冕服玄纁下

齊衰喪服

與替者是仁者之精非聖人不能○揚明云過之是彼坐而我過其前則必疾趨而過不敢煩他與我為禮○高中女曰見冕衣裳者而敬人之常也若夫見齊衰者與替者而敬則非聖人不能也曰少當作坐何如曰雖夜必興不言寢而後可知也變色而作不言坐而坐可知也今既謂之作則坐何待言還是雖少必作於理為正卿黨亦記此曰雖狎必變雖藝必以親其義一也

無言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為施之于齊衰與替者朱子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替者則哀矜之心動于中而自加敬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寂感自然內外如一其未感也如止水如明鏡一有所感則隨感而應敬愛之心感于內而作趨之容見于外皆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雙峰鍾氏曰范氏說外面作與趨皆由其裏面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而然尹氏又說他人裏面雖有此未必便見于外聖人裏面如此外面也如此二說互相發

顏淵喟然云云文林質旨云三之字指聖道言你是思齊意彌高以不可及言鑽是研幾意彌堅以不可及言

此章是顏子學既有得因而發嘆明蓋裏面不如此而外面如此者偽也裏面如此而外面不如此者誠不至也聖人至誠所以表裏皆如此

此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而後

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

新安陳氏曰象形也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

無方體在前而嘆之也

程子曰仰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測其堅而未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道而善形容者也

朱子曰高堅是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義無有方無形体

忽神速貌恍惚微妙不測

貌又荒忽

無方體易

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

體小

天子循循云云李南黎曰循循二字只是勉勉不倦之意非以教有序為循循也博文約禮原無先后之序○文林貫旨云善誘是能曲盡教人博是廣博文是載道之具即禮之散殊處約是約束禮是天下節文即文統體處○存疑云文有三一是文不在茲之文一是文以載道之文一是觀乎天文觀乎人文之文博然在茲之文天地人之文多於載道之文見之故博文工夫多在讀書上其用切之序則自近而遠自易而難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蔡晉江劄記云博約工夫一齊並至雖有先後亦不是截然兩時事○膚見云循循然循循沿沿其所當用的途程而教之也所謂善誘也○合喙云二我字要玩文禮皆我所

同循循善誘只是下點指之耳○宋江休復隣幾雜誌云司馬君實云論語博我以文博學於文此二文謂六藝之文

說難學前後是說聖人之道捉摸不著皆是譬喻如此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不著意又失了纔著意又過了只是難到恰好處○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若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

### 李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宋子曰所謂次序者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約禮中各有次序先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淺深雙峯饒氏曰高說彌高而教人有次序也而教人有次序也王蔡謝氏曰顏

子學得親切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無限量也以見聖人之道大瞻之在前即不及忽焉在後又躡却以見聖人之道中觀此一段即知顏子看得親切博我以文使知識廣約我以禮歸宿處也○朱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覺軒蔡氏曰博文條目多事事著去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禮聽也是這禮言也是這禮動也是這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詳此數條解釋已極分明學者令下便有著力處若更推之則文非特文章文華之文凡剛柔之往來上下之交錯微而天理之節文著而下之理洞然于吾心而無所蔽禮非特儀禮典禮之禮凡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固有截然而有定則者皆是也極其約則操持固執而天下之理渾然于吾身



集註致知格物見大學  
克已復禮見顏淵篇

而無所虧博文近于致知約禮近于力行不博則無以造乎約不約則無以盡乎博○雙峰饒氏曰先博我以文以開廣我之知識然後約我以禮使我於視聽言動上皆出乎規矩準繩而所守得其要焉考勿齋程氏曰學問無窮必究其理是曰約禮○侯氏曰博我博文檢束有要必循其則是曰約禮

**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已復禮也**  
朱子曰博我以禮與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一般但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孔子是泛言人能博文而又約禮可以弗畔夫道而顏子則更深于此耳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已復禮分曉○慶源輔氏曰致知格物知之事也克已復禮行之事也所行即是所知非于知之外別有所謂行也

**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  
朱子曰

欲罷不能云云蒙引云既竭吾才此是就博約上著方末由也○方著方不得或曰通章者都是化不可為之意○又云卓爾猶大也言見得已親切而猶未能與之為一也所謂顏其孔之卓也○知新日錄徐岩泉曰卓爾是夫子之道顏子皆已行得高堅前後在我矣但不免尚有安排處不若夫子圓活周流從心不喻不著心思不煩為氣神無方而易無體一切出於自然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從之正是從心不踰之從顏子大而末化在此卓爾是大處未由是末化處○又湛甘泉曰何謂如有所立卓爾也是道體之真而不高堅前后也○合喙云從即從心所欲之從有合而為一

我以為是要四方八面都見得周匝無遺至約我以禮又要收向身上上來無一毫之不盡兩事須互相發明若博文而不約以禮便無歸宿處○覺軒蔡氏曰不說窮理又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蓋文字上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尤顯下該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不說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檢束便有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泛了更味兩箇我字尤見以身躬之切實用功處○雙峰饒氏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是我自去博約以學言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夫子博我約我以教言也○厚齋馮氏曰博文約禮夫子教人之法皆然惟顏淵求道之力認道之真有以見夫子之為我設爾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論語

莊子所謂窈冥云云莊子在宥篇云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口義窈窈冥冥遠而不可窈也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欲罷不能而力之盡既竭吾才所見益親如有所立而又無所用其力也欲從未由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宋子曰卓爾是聖人之本立于此以醇醪萬變處即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親切不似向來無捉摸處不是離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勉齋黃氏曰吳氏所釋卓爾之意最為切實嘗以其意推之夫聖人之道固高明廣大不可幾及然亦不過性情之間動容之際飲食起居交際應酬之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出處去就辭受取舍以至于政事施設之間無非道之寓○雙峰饒氏曰窈窈冥冥至道之精昏昏默默至道之極列子之言也此

章學者易得求之高遠故引吳氏之說以明之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

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慶源輔氏曰地位指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

之地位也至此地位則其理為至精至微非淺智浮識之所能知疾趨大步之所能至也惟寬以居之勿忘勿助長則不日而化矣能為之謂才竭其才則是盡其所能為之才則其工夫蓋非才所能及矣此其所以著揚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方行

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新安陳氏曰此將孟子善信美

大聖神之次第以配此章大猶是力行積累之功化則久久純熟自然無迹之妙此顏子所

以未達一間如問夫子教人不出博文約禮二事字也問人莫不知惟顏子有所進有所

可欲之謂云云孟子盡心下篇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宋達一間云云楊子問神篇曰顏淵潛心於

見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可從而審其的之理。非若其他僅能弗畔而已。此門人所以不可企及也。**朱子曰**得之。○顏子到這裏自覺得要著力而無所容其力。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賢者若要著力不勉不思。便是思勉了。所以大段著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至于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于不思。自生而至。到此這裏真待他自熟。○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此猶是見得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未由也已。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潛室陳氏曰**前此猶可以用力。到此則自大趨于化。自思勉而至不思不勉。介乎二者之境。所未達者。下間非人力所能為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于日深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之所預知也。

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悲如孔子因曾點而喟歎。

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新安陳氏

且先難指仰鑽瞻忽後得指如有所立卓爾由字指善誘博約而歸功於聖人也。高

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

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

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

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竭力不少休廢。然後見未

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未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

三月不違雍也篇

章圖云右第十章鄒陽朱氏曰此章顏子自言顏子之學而詳述其故首稱夫子之道次述夫子之教終則自言其學之所至

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

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問程子言到此大段着力不得胡氏又曰不急所從必欲至于

卓立之地何也宋子曰未由也巳不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似初間用得許多粗氣力這處也只是循循養將去如何大段著力得只待地養熟了因舉橫渠云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欲罷不能便只是就這博文約禮中做工夫令下做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做到得這歎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眾人與此異者只是爭這箇欲罷不能做來做去不知不覺地又住了顏子則雖欲罷而自有所不能不是勉強如此顏子用功精專方見得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理之流行卓然如此分曉到這裏顏子些小未能渾化如夫子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高堅前後始時之所見也博文

約禮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後來得力之效驗也○問顏子此說亦是立一箇則例與學者求道用力處故程子以為學者須學顏子有所依據孟子才大難學者也曰然○南軒張氏曰仰之彌高愈進愈難攀也鑽之彌堅愈鑽愈難入也瞻之在前則若不及忽焉在後則又過之蓋得其中者為難也夫子則循循然善誘人從容不迫以其序而進之博文約禮使之集眾義于見聞之間定至理于隱微之際使我自不能已盡吾之才以極其至則見夫所立卓爾蓋至此非力之所能為此顏子所以喟然而歎歎反覆詳味則顏子學聖人始終之功孔子教人先後之序與夫聖人之道之至則可得而研求矣○潛室陳氏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到此際力無所施乃冰消雪釋查滓融化之境雖聖人不能授顏子顏子亦不能受之于聖人今欲學顏子且把博文約禮作依據日積月累人十已千將來不知覺自有豁然融會

處。○雙峰饒氏曰：不意所從是發明，雖欲從之，未由也。已言不是，怎地住了？請事斯語，是約我以禮時事。三月不違仁，是有所立。卓爾時事。○新安陳氏曰：此章顏子初見聖道之無窮，盡無方體，非特不能從之，亦未的于見之也。及夫子博以文約，以禮知行功深，方見聖道之卓然有立的。于見之與初之仰鑽瞻忽，大不同矣。但雖見其卓爾，若猶未能進而從其卓爾者，雖欲用力，又無所容力也。使天假之年，則由勉而安，由天而化，不特見到聖人地，亦進到聖人地矣。○通考：宋子曰：仰鑽瞻忽，是一箇關。如有所立，卓爾。又是一箇關。若不是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便雖見高堅前後，亦無下手處。惟其如此，所以過得這一關，博文了，又約禮約禮了，又博文。恁地做去，所以欲罷不能。至于如有所立，卓爾處，見得大段親切了，那末由也。已一節，却是著力不得處。博文約禮是著力得處也。○仁山金氏曰：以文公過關之喻，作三節看。

蓋顏子始初銳于進道，以其天資之高，畧見道體，便欲一蹴而到，故竭力以進。多方以求，欲就聖人高明處入，則升一級，又有二級窮之，益高欲從聖人博厚處入，則透了一層，又有一層鑽，益見其堅，見聖道若在吾前，勇猛趕上，則又在後，而我又過之，終難到，無過不及處。此是用功第一箇關節。及夫子見顏子求道如此，用力而終未肯捉摸處，遂教且從博約工夫，循序以進。文欲其博，以至萬理俱融，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禮欲其約，以其一私不存，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顏子敬領于斯，百倍其功。交進互發，日見趣味，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及其久也。義理昭明，本心純熟，向之堅高者，今皆識其大本前之瞻忽者，今皆見其定體。凡其處已洽，人應事接物，雖精粗巨細，萬變不同，莫不各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道理。其曰如者，非謂似見未見，蓋此等地位，非可以言語形象求達者，自悟眾人固不識也。故以如言之。此又用功第一

子疾病云云直解云病是疾其門人是子路的弟子臣是家臣○章圖云魯哀公十五年冬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夏孔子卒於魯則此疾病非將薨奠時也○揚明云門人是夫子在位時家臣也為臣為家臣以治其喪○合喙云古孝子不治事自大夫以上委之家臣士庶人委之親友子路願為此舉一則以夫子當居大夫之位一則欲尊夫子以非常之禮而却越禮○又云首節以非禮尊夫子二節責其不當有之理三節曉其不必有之理

二關節顏子擇乎中庸至矣盡矣比之聖人守之也所謂未達一間也以顏子天資功力豈不能盡力以求速化然化可以養而至不可以力而進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欲從容少假歲月以俟其自化此又用功第三關節顏子作聖工夫本未可謂曲盡此程子所謂學者當學顏子有所依據也○宋氏公遷曰此大賢希聖之學知行兼備者也克已復禮主敬行恕皆以用功言顏子不遷怒貳過孟子知言善養氣皆以成功言若子貢之論已與顏子則兼才學而言之曾子之稱顏子則于學問之中畧兼德行而言之也

###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

病間曰云云燃犀解云久矣是自疾病至病間時而追言之○講述云久矣哉勿作平生素行只就病時言猶云多日也詐是人不可掩故以欺天責之深折其用意之差○脉云行詐只指為臣一事須淺說久字對病時與病間言天者理而已理不當有而有是欺天矣○存疑云詐亦欺也子路只是見理未到本心未必欲行詐然理不當為而率意為之亦是詐也曰久矣哉是舉平日言如以不知為知以正名為迂皆詐處既責子路復引以自歸欲深曉之也

###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

乎

間如

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也若夢奠則子路死于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仕後得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

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

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

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

路深矣

朱子曰久矣哉不特指那一事是指從來而言子路一時不循道理本心亦不知其為詐

然子路平日強其所不知以為知只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慶源輔氏曰子路之意以夫子之聖其喪不可以俯同眾人必當有以尊異之而夫子嘗為木夫有家臣矣故欲為家臣治其喪以尊異之也然不知聖人之喪豈以家臣之有無為輕重也哉。○既而子路以行詐而又自謂其欺天蓋以見義理之不可犯也

且予與其死于臣之手也無寧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無寧寧也

惟有無字乎字故可訓無寧為寧

大葬謂君臣禮葬死于

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

且予與云云鄒嶧山折衷云上二句言有臣不足以為重下二句言無臣不足以為輕總曉以不必然之故

集註無寧云云左隱十一年杜預註云無寧寧也

易箚云云禮記陳註曰箚篋也易之而沒可謂箚於正矣。○斯已矣正義云斯已者斯此也已猶也此則正一世事了

行其所無事孟子離婁下篇云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

性性文選甘泉賦註李善曰性性言非。○前漢揚雄傳上註師古曰性性言所性之處則有之。章圖云右第十一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責弟子行事之失而見喪葬禮節之嚴前一節言不當有家臣後一節言不必有家臣

曾子將死起而易箚音責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

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

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

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

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禮記檀弓篇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曾子

弟子坐於牀下曾元曾申曾子二子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晡華及華晝也晡明貌木

夫之箚與平聲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音句驚貌然曰呼虛備之聲曰華而晡大夫之箚與曾子曰然斯

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革紀力反急也不可以變變動幸而至於且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入也以德細人之愛入也以姑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勉齋黃氏曰久矣哉責子路之素行如此也欺天者曉之以理之正且予以下則告之以利害之實聖人之言委曲詳盡如此○汪氏曰禮記易簣章一正字足以斷此章而責字路故引之曾子易簣而死為得其正夫子苟死於家臣之手不臣其矣彼執燭之童子尚知大夫之簣不可不易子路乃不知無臣之不可為看臣乎况夫子席不正且坐割不正且不食况臨死生之際乎范氏引此見聖人心安於正生死一而巳矣○新安陳氏曰有家臣而用家臣理也無而用之非理也天者理而已非理則欺天矣子路欲尊夫子豈知陷於欺天尊夫子者友所以累夫子歟

字貢曰有云云照解云設有美玉于此誠天下之至寶也將藏于匱中而藏以私于己故抑得善真而沽以公于人歟○存疑云子貢之問病在二求字故夫子反之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而沽不求善價而沽○直解云今有美好之玉如此果只自家愛惜韞之於匱而藏之欵抑將出售與人求價值之相當者而賣之欵子貢之蓋以美玉比夫子而以藏沽喻行藏也○燃犀解云重言沽之哉以見其當沽楊維斗曰沽之哉沽之哉連聲急應緊承上句來○又云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取知此可識待賈之義矣○知新日錄云求與待不同求則重在人待則重在己一念人已相去懸絕矣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紉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

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南軒張氏曰子貢以美玉為喻疑夫子將終藏而不售也若夫子之意則以為君子豈不欲施用於世乎然其不輕售者必待其可而後出耳如子貢所謂求善賈則非矣待賈者循乎天理而求善賈者則已心先動矣○慶源輔氏曰沽之哉二句見理則當沽而意則不求沽也此亦子貢初年語至答武叔子禽之問必不尚以夫子出處為疑矣

○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

不山其德也五子謂文

各頁四書大全 論語九

二十三



又惡不由其道孟子滕文公下篇之字

衛王術字彙云說文自矜也廣韻自媒也又賣也章圖云右第十二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聖人出處之道

子欲居九夷然犀解云玄免樂浪高麗浦浪島夷素家東屠倭人天鄙為九欲是將然未必然之意夷易也慢易之禮化外之稱○存疑云子欲居九夷豈若管寧之往遼東哉與遇九夷之君而行其道耳不然何嫌乎中國祇為列國不見用耳○徵云東方曰夷夷者祇也言仁而好生萬物祇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故孔子欲居九夷也

集註乘桴浮見公冶長篇

或曰陋云云甲第云陋指風俗之惡言謂言侏儒而服左社也君子泛指道德之士言之字指九夷○講述云何陋之有一說作用夏變夷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何嫌其陋一說作身在此則道在是道之所在與俗相安不見其陋俱通章圖云右第十三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聖人歎道不行之辭

也又惡去聲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

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

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術音眩玉而求售音壽也

雲峰胡氏曰子貢嘗答子禽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蓋以子禽之問病在一求字也今子貢之問亦自病在一求字豈問夫子者在先而答子禽者在後歟○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求字與待字不待賈而求之則併與本然之美先之矣待賈者安於命義之正求賈者涉於奔競之私席珍待聘其可也

### 子欲居九夷

○子欲居九夷之往遼東哉與遇九夷之君而行其道耳不然何嫌乎中國祇為列國不見用耳○徵云東方曰夷夷者祇也言仁而好生萬物祇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故孔子欲居九夷也

### 東方之夷有九種

上聲○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夷風夷陽夷○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問此及浮海章是戲言否宋子曰尸見道不行偶發此歎非戲言也○問九夷尚可化何故不化中國曰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君不用不得行其道耳○問子欲居九夷使聖人居之真有可變之理否曰然○南軒張氏曰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之歎同或人未之諭則以為真欲往也故疑其陋以為不可居夫子之所以告之者乃行乎夷狄之道蓋忠信篤敬何入而不自得也○慶源輔氏曰聖人能必居夷之化而不能於中國必使其道之行則天也○

子曰吾自衛云云淺說云

吾自衛反魯一當正樂然後樂之始終條理之妙高下節奏之詳皆得其正而雅頌之詩被之絃歌者亦各得其序而無有紊亂者矣○然犀解云上子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興廢也政有大小故有大小雅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又云獨舉雅頌者何也朝廷燕享樂歌以雅宗廟祭告樂歌以頌廟朝禮樂之大者風為鄉國之詩廟朝大禮少有用者○存疑云此章蒙引雖因集註置詩於樂之上作詩樂上說依愚見本文先說樂正後說雅頌各得其所則其所在樂與語魯大師樂及師摯之始關雎之亂章一意其曰詩樂從順辭也○通義許自雲曰朱子詩集傳綱領釋此章引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古之樂章既有體制亦各有音節孔子之時相錯失倫故為之便定使復其本

以雅頌為樂之詩歌者未然須詩樂平說殘缺謂樂失次謂詩也以雅頌為樂之詩歌者未然須詩樂平說殘缺謂樂失次謂詩也

錯失倫故為之便定使復其本以雅頌為樂之詩歌者未然須詩樂平說殘缺謂樂失次謂詩也

錯失倫故為之便定使復其本以雅頌為樂之詩歌者未然須詩樂平說殘缺謂樂失次謂詩也

錯失倫故為之便定使復其本以雅頌為樂之詩歌者未然須詩樂平說殘缺謂樂失次謂詩也

錯失倫故為之便定使復其本以雅頌為樂之詩歌者未然須詩樂平說殘缺謂樂失次謂詩也

錯失倫故為之便定使復其本以雅頌為樂之詩歌者未然須詩樂平說殘缺謂樂失次謂詩也

厚齋馮氏曰箕子封於朝鮮東夷之地也何陋之有

雖然夫子去父母之國尚遲遲其行况舍中國而之夷狄乎是蓋有激而姑云爾非素志也○新安陳氏曰陋在彼不陋在我君子所過者化若居夷狄必將習自可化矣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宋子曰是時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為二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南軒張氏曰聖人

未刪詩以前篇章交錯不以其序者亦多矣故反魯之後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獨舉雅頌蓋其大者取○陳氏曰不及風者列國多不正之聲廟朝所不奏二南亦用之房中耳故正樂只言雅頌○明氏曰聖人雖生知然於聲音節奏必考而後詳必驗而後信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亦其事也○新安陳氏曰晚知道不行於當時故歸而正詩樂以傳之來世詩者樂之章詩得其所而後樂得其正聖人追言其效故先樂而後詩耳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形旬第七篇

說見形旬第七篇

說見形旬第七篇

說見形旬第七篇

說見形旬第七篇

說見形旬第七篇

說見形旬第七篇

說見形旬第七篇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無所有非真明知其能而自謙也若自以為足便非純亦不已之心矣公卿兼德位即畏大人之意出入即是內外不作出處酒困在心上看非必沈酣顛倒也纔多一酌即過其則此正聖人極精細處

章圖云右第十五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謙辭

而意愈切矣

新安陳氏曰彼三者以為雖非聖人之極至猶不敢當謙而又謙之辭此則視

前三者事愈卑而其謙謙之意愈切矣○朱子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聖人自謙言不曾有此數者常有慊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仁之至孰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缺處○南軒張氏曰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為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人皆可勉焉○慶源輔氏曰此章所以警學者使自察於踐履之間不忽於卑近不違於微小之意益深切矣○雙峰饒氏曰事公卿父兄事生之禮喪事事死之禮常情多謹於事生而易忽於事死不特三年之喪如其功總之輕者皆不可以不勉三件皆是大節自不為酒困是至小底然亦甚難有時被人勸而稍多

子在川上云云蒙引云逝者如斯夫至不舍晝夜不可分兩截看○講述云逝指水言言水即言道也不可謂道之逝者如此水也二句一氣直講如斯即不舍晝夜言○存疑云道在天地者不息在人者亦不息但天地無心其不息者常不息人心有欲其不息者有時而息矣聖人即川流

飲便能使人神昏氣亂常人往往忽視以為小事聖人之心無時不存亦因可以勉入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

然也此五句所包甚闊通考勿齋程氏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聲無臭是曰道體然其可

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吳氏曰逝者不指水斯字方指水○問逝訓往集註

謂往過來續似多了來字雙峰饒氏曰不說來者無以見往者之無窮往是前面已去底來是後來接續去底二者皆往也○新安陳氏曰必有來者續方見道體之無窮使往過而來不續則其幾息而非生道矣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悉井察而無毫

道也不可謂道之逝者如此水也二句一氣直講如斯即不舍晝夜言○存疑云道在天地者不息在人者亦不息但天地無心其不息者常不息人心有欲其不息者有時而息矣聖人即川流

道也不可謂道之逝者如此水也二句一氣直講如斯即不舍晝夜言○存疑云道在天地者不息在人者亦不息但天地無心其不息者常不息人心有欲其不息者有時而息矣聖人即川流

謂萬物與道為體者如此，流動未嘗止息於川可見。然此只說得往者分明，未見來者，意故又曰：不，舍晝夜，然後義理沛然。又曰：如字非如似之，如不是以川流比道，是止言道之流行也。如斯，正指流而不息。

**集註** 天地之化云云，通義。金仁山曰：道體之本然，自大德敦化說來，則過乃物之體，此體是無形之體，而物乃道之用，圈外此道體也。自小德川流指出，此體是有形之體，而物乃為道之質，與道為體，猶云與道做質也。道無形質，逝者如斯夫，一句意尚孤，不舍晝夜，意思方可見蓋大德之敦化如此也。

日往云云，寒往云云，易下繫辭文。

論語

髮之間

去聲 徒玩

也

宋子曰：天理流行之際，如少私欲以聞之，便如水被些障塞。

不得恣地滔滔流去，又曰：不省察，便間斷。○慶源輔氏曰：天理流行無處不然，無時或已，但隱於人心者，不若形於川流者，易見人，能即此而有發焉，則當自強於體察，致力於謹獨，使之無息，之間斷則廢幾乎不廢其本體矣。○新安陳氏曰：此又發言外意，欲學者於川流上察識道體之自

**程子曰** 此道體

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

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

曰：此是形容道體。伊川所謂與道為體，此一句最妙。某嘗為人作觀瀾詞，其中有兩句云：觀川流之不息，今悟有本之無窮，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

見無體之體，如陰陽五行為太極之體。○日往月來，等未是道，然無道，道便無這箇了。有這道方有這箇，既有這箇，就上便可見得道，是與道做箇骨子。若說天只如此高地，只如此厚，便也無說了，須看其所，以如此者如何。○道本無體，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可見道之體，取那無聲無臭底，便是道，只於無聲無臭上推究如何，見得道。因有四者方見得那無聲無臭底，所以說與道為體。○道無形體，却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來，所以指物以見道。道之體便在這許多物事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胡氏曰：夫子因所見之一物而言，程子因夫子之說併舉三者而言。夫道體可見固不專於水，亦不專於四者，大而造化之流行近，而口鼻之呼吸莫不皆然。○勉齋黃氏曰：夫子所云，蓋合道器兼體用而言。○新安陳氏曰：天之運，日月寒暑之往來，水之流，萬物之生，皆自然不息者。程子雜水流於其中，言之水流，蓋其一端耳。

論語

論語

二十七

純亦不已出中庸

道無形體之可見就此有形體之數端上發見出來所謂與道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新安陳氏曰易為形體也行律君子以自強不息集註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乾卦象傳曰天之意本此是乃勉而行之者朱子曰太抵過去底物不息猶天運流行不息如此亦警學者要當如此不息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所以能見之○問道無息之停其在天地則見於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終萬古未嘗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生不已而日用萬事亦無非天理流行而無少息故舉是道之全而言合天地萬物人心萬事統是一無息之體分而言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生生不已者心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心與天道為一體也自強不息者君子之所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天道也曰此亦得之但與道為體四

有天德云云蒙引云有天德及可語王道有聖道乃可語天德如大學之格物致知聖學也誠意正心脩身天德也本此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王道也

字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為體者也○覺軒蔡氏曰夫子川上之歎有感於道體之無窮勉入進學以求造乎純亦不已耶○新安陳氏曰進於此則安而

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

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朱子曰有天德則便是天

便是私意是計較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人多於獨處間斷纔不慎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能慎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慎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如何便會如川流底意○慶源輔氏曰人心即天德所寓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則純亦不已非天德而何聖人之心則全具得此天德者也即是而推之便是王道人心天理王道只是

自此至終篇云云蒙引云此章言道體無須更之或意所以示人體道當無須更之或息也故曰自此以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詞○通義金山曰夫子未嘗單說道體此句本謂道體不息學者豈可有止息但因此一言可以闡見道體故程子如此發明爾朱子仍舊歸之正意章圖云右第十六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即道體無窮而為勉人進學之辭

子曰吾未見云云通義許白雲曰德者人心本得於天惟知好之然後能進脩以成已德但人真好之者少而好好色乃人之實心若心實好德如好好色然則實好德矣此與大學比喻一般意只是勉人須實好德○存疑云大學釋誠意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好德如好好色則誠矣孔門如顏曾閔冉者無幾人其餘都有病痛聖人此嘆其在顏氏既沒之後曾子未長之前乎

子曰譬云云蒙引云此喻人之為學廢於自怠成於自強也先言自止者後言自往者蓋以其前日之所進證於今日之所棄尤見為可惜也○講述云少一簣而止尚棄前功况方覆簣云可不進乎故學要自強於始又要不息於終○揚明夫子振士志曰天下事有垂成而中止者譬之如為山未成者特少一簣之土已足是止不得此時而止便是吾之怠惰而自止耳有始事而進修者譬如平地而欲為山雖始覆一簣之土其進由我此時進便是我肯勵志而自往也

一理通考勿齋程氏曰至誠無息與天為一是曰天德又曰天德者聖人希天謹獨者賢希聖又曰幽隱細微必謹其獨是曰慎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新安倪氏曰楚辭辨證騷經忍而不能舍也洪氏註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捨晝夜謂晝夕不息取今人或音捨非是按辨證文公著於慶元己未三月明年庚申四月公易簣矣集註舍上聲者舊音讀如赦者定說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謝氏曰好去聲好色惡去聲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

好德矣然民鮮能之慶源輔氏曰好色惡臭與好德皆出於自然人之常情於

好色惡臭則誠實好之惡之至于好德則多虛偽不

史記孔子世家云居衛月餘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遷之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章圖云右第十七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歎入好學之失德以有德之人言實故謝氏有此說而又言民鮮能之大凡至誠而好則內外表裏如一而心志容色皆應有不可掩者○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南同車使孔子為次乘去聲○第上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朱子曰招搖如翱翔○新安陳氏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覆求位反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覆求位反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覆求位反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覆求位反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覆求位反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覆求位反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覆求位反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覆求位反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覆求位反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覆求位反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覆求位反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覆求位反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覆求位反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覆求位反

夫一簣至微功，以以此功就以此，何樂於墮而自止，何憚於就而不自進哉。○  
然岸解云：譬如山，是比喻也。為山是積土成高，未成是僅少之意，為山而所少者，僅一土籠之土，止是不再加一簣之土，止平地，平地之地。  
集註書曰：云云見旅教篇，孔傳云八尺曰仞。章圖云右第十八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做人進學而加勸勉之辭。

子曰語之云云，口義云夫子之言諸弟子得之於口耳，顏子得之於心，口耳之學與身無干，故情得之於心者，自勤于身有所不能已矣。何情之有此，亦足以發欲罷不能之意。○文林貫目云：語是教與，是嘆息之辭。○甲第云：語是終日與言不惰，是精神不懈怠。○李南黎曰：不惰是當語時非語后也。蓋言一入耳便鼓舞踴躍，有奮然欲行之意，與周公坐以待旦意思一般。其回之致句要見顏子平日潛心，夫子所語適融其天故，不惰意，夫子獨與顏子所以勉諸子也。○存疑云：此處可見顏子欲罷不能處已之所言如此聖人之所許，亦如此可見所言俱是實事。  
集註心解力行云云，照解云他人行而力行，行也而不惰，重在力行，上但由於心解也。

時雨云云，孟子盡心上篇。孟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朱子曰：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通義許白雲曰：集註心解字補不惰之前，顏子聞夫子之言其心即融釋脫落，略無凝滯。既心解，即勉力行之。造次顛沛，又是力行中節自下言如物得時雨，發榮滋長，何有於惰言自然不能已，非勉而不能惰，此是形容顏子不惰非眾人不能者。此但學者讀此章則當

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南軒張氏曰：學以成德為貴也。止者，

吾止也。進者，吾往也。進止係乎已，而由乎人哉。○慶源輔氏曰：其止者，非有足之者也。乃吾自止耳。其進者，非有趨之者也。乃吾自往耳。反觀內省而自強不息，而為學之終始，蓋不待外求而得之矣。○新安陳氏曰：其往乃自強，其止乃自棄。自強者，不成不正，自棄者，止而必不成。語有三四章純如詩六義之比，此止言為山而未嘗言為學，然為學之義見於言外。此外松柏驥力苗秀章是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居隘。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

行造，造七到。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

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朱子曰：語

惟於行上見得顏子不惰，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惰處。又曰：顏子聽得夫子說話自然住，不得若他人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存若亡，安得不惰。○慶源輔氏曰：心解謂知得透徹，聞一知十是也。力行謂行得到既竭吾力是也。○雙峰饒氏曰：惟其心解，所以力行。夫子稱顏子所以厲羣弟子也。○新安陳氏曰：顏子惟明睿，故聞夫子之言而心解，惟健決，故聞夫子之言而力行。一知一行皆不懈也。又以物得時雨比之，此意自如時雨化之來。孟子集註謂孔子之於顏曾是也。惟顏子能化於時

自勉勵勿懈慢可也蓋聖人雖贊顏子之進亦所以勵學者之情

章圖云右第十九章鄒陽朱氏曰此章種美弟子進學之辭

子謂顏淵云云通義吳氏程曰子謂謂猶諭也與雅也篇仲子同○燃犀解云子謂是夫子追思之詞惜乎是歎息其死可惜進是竭力進前不怠止是自怠不進意○蒙引云孔子意謂回之學進進不已使假之以年當優入聖域矣而不幸短命以死殊可惜也○一說羅一峰曰止字當作止極之止進之極左見其止故曰聖人無進步顏子方進而未正故惜之惜未見其成就止極處也此說亦可

賢者有矣夫孔子言此以見人有始學而不至於發達者亦有發達而不至於成就者然則學者要自勉不可以如教方莠而秀者自止必以既秀且實者自期彼其始學而不至於發達者始學而遂止也故不發達發達而不成就者至發達而止也故不成就若能自勉而進進不已夫有底于成者始學而不至於發達者是猶入門而未升堂者也發達而不至於成就是猶升堂而未入室者也○講述云苗不秀秀不實兼天時人事言學亦有天資人力不齊故以為喻存疑謂惜顏之死看註意還重勉人○通義程復心曰苗是喻人天資穎悟秀是喻人問學精進而聰明發達實是喻人反身而成德有穎悟之資而不能從事於學以發達其聰明是苗而不秀聰明發達而不能反身以成德使為吾之實用是秀而不實也

雨惟孔子能當其可化之時而化以時雨發榮滋長所謂則苗勃然興之者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友形旬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

其方進而未已也宋子曰顏子未到那成就結裏處蓋他一箇規模許大若求到成就

結裏處心大段可觀○勉齋黃氏曰智愚賢不肖之分情與不情止與不止之間耳知逝者如斯之意則誠不容於止且情矣通考宋氏公遷曰顏淵之死伯牛之疾夫子皆有傷歎之辭然於顏淵則歸之於天

於伯牛則歸之於命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蓋亦未如之何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

章圖云右第二十章鄒陽朱氏曰此章痛惜弟子而見其進學之功

賢者有矣夫孔子言此以見人有始學而不至於發達者亦有發達而不至於成就者然則學者要自勉不可以如教方莠而秀者自止必以既秀且實者自期彼其始學而不至於發達者始學而遂止也故不發達發達而不成就者至發達而止也故不成就若能自勉而進進不已夫有底于成者始學而不至於發達者是猶入門而未升堂者也發達而不至於成就是猶升堂而未入室者也○講述云苗不秀秀不實兼天時人事言學亦有天資人力不齊故以為喻存疑謂惜顏之死看註意還重勉人○通義程復心曰苗是喻人天資穎悟秀是喻人問學精進而聰明發達實是喻人反身而成德有穎悟之資而不能從事於學以發達其聰明是苗而不秀聰明發達而不能反身以成德使為吾之實用是秀而不實也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宋子曰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此聖人勉人進學意也

南軒張氏曰養苗者不失其耕耨無逆其生理雨露之滋日夜之養有始有卒而後可以臻厥成或舍而弗耘或據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於是

有質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已秀而不實者也○新安陳氏曰此章或謂孔子惜顏子非也此以比始學而不發達發達而不成就者學者不可以方苗而秀自止當以既秀且實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而

也亦讀作花也又云吐華

論語九



稻花諸經中花字皆作華

章圖云右第二十一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勉人進學

之辭

子曰後世云云參考云焉

知來者之不知今言焉知

來者之所畏不知今日之

所畏始終皆言可畏○講

述云無聞是德業無可稱

述不專是名譽或作朝聞

道之聞亦通○揚明云斯

字指無聲聞說○微言王

陽明云無聞是不聞道非

無聲聞也○眼許云註作

焉知來者不知我之今日

乎殊非聖人口氣王房仲

以首句截下三語連讀謂

後生固可畏矣然其可畏

者以來之有聞不知今之

無聞耳然日月易逝至道難聞又焉知來者之不知今也且四十矣五十矣無聞矣又安足畏也哉總作鞭策後生說極是○成玉弦曰今對來說四五十而無聞所謂來者不知今也註用我字夫子何嘗以我方人

待有得只是足以積學意若四五十則無待矣如云不云何待○通義許白雲曰年富者未來之日尚多也人以百年為期今常少壯則未來之日尚富也 曾子曰云云通義金仁山曰出曾子單離居篇 蓋述此意通義胡氏曰舊說以聞為聞道此以為各聞故引曾子之言以證之

章圖云右第二十二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勉人及時

進學而加敬戒之辭

子曰法語云云講述云此

章諫君道及教人皆可通

用○通義吳氏程曰語去

聲見釋文及集註舊本說

音悅○蔡晉江劄記云法

語之言是詞嚴義正以法

度之語而與之言也非叫

號激切而使入難受也異

與之言言之既有理而又

委曲善入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足以感也非徒善其

詞而不顧其理也○存疑

云抽絲者必尋其緒故謂

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 焉音烟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

方來之年 多曰年富

足以積學而有待

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知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

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

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

言終無聞也

此意 大戴禮修身篇曾子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

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

而未壞雖有後過亦可以免矣○問後生可畏是左

進者也四十五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宋子曰

然○慶源輔氏曰年富則進學有餘自力彊則進學

有餘功故足以積學而有待年少而德業進修則未

傳註蒙引云年富力強九精力也強健也老則衰矣○又云積學有

易量而可畏已老而實陰名銷則不足畏而

可哀集註謂警人使及時勉學為盡之矣 尹氏曰

少去聲 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身少而進者安

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南軒張氏曰有至于四

中庸所謂困而知勉而行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

有美質而悠悠歲自則夫所謂四十五者將轉盼

而至不可不懼哉○雙峰饒氏曰曰可畏期望以勉勵

之曰不足畏絕望以警戒之尹氏先釋後二句却轉

來釋前一句見勉勵之意重

不成只說他不足畏了便休

此微聽言者貴有警言之覺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與之言能無

說乎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

此微聽言者貴有警言之覺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與之言能無

說乎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

此微聽言者貴有警言之覺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與之言能無

說乎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

此微聽言者貴有警言之覺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與之言能無

說乎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

此微聽言者貴有警言之覺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與之言能無

說乎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

此微聽言者貴有警言之覺

卷頁曰書大 命存九

三十三

之釋聽言者必尋其言意之所在亦是釋也○發明云異言者有援古以証今借彼以形此藏箴規于將順寄微惕于揄揚○蒙引云改之與釋之二字字都是閑字若以釋之為釋異言則改之為改法言乎此之字正與不若儉而不備之為愈之之字同

集註異言者云云通義金仁山田巽卦一陰潛入二陽之下蓋順而入之之意

矣

法語陸氏音魚者正言也陸氏音魚也異言者婉而導之也釋

尋其緒也新安陳氏曰如系有端緒尋求其端緒而思慮紬繹之也法言人所敬

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五故異言無所乖忤反

故必說音悅然不釋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

也朱子曰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嚴憚至帳中明其奏可謂從矣然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如孟子論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不知釋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其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其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

○楊氏曰法言若能

孟子論云云王政貨色者皆孟子答齊宣王詞也見梁惠王下

達云云通義許白雲曰集註語之未達拒之不受是

向上面說未達是法語異言皆不能曉不受是雖曉而不從說其或喻焉是能

從說者猶之可也又吳氏程曰猶之增語助用

莊子語公孫丑上篇同章圖云右第二十三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明聽言貴有用言之實

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異言若其論好去聲貨好

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新

陳氏曰謂全不從不說者此等不足責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平聲其能改

釋矣從且說矣而不改釋焉則終是不改釋也已新

陳氏曰既曉諭則有能改釋之幾矣而止如此此等深可責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朱子曰異謂異順與他說都是教他做好事重處在不改不釋聖人謂如此等人與他說得也不濟事故

曰吾未如之何也已○南軒張氏曰法言明義而正告之異言委曲而開導之也非肆於惡而無忌憚

者其聞之能無面從與說意乎然聞善將以善其身也苟惟暫說而不改其故面從而不改其非則亦何

子曰王云云章圖云右第  
二十四章鄒陽朱氏曰此  
章明爲學之道

子曰三軍云云蒙引云以  
三軍之衆而拱護一帥宜  
不可奪也然三軍之勇在  
入勢有所不及人有所不  
一則帥可奪也至於匹夫  
之微自守其志勢孤力獨  
似可奪矣然匹夫之志在  
已我自家所守要如此雖  
千萬人無所用其力不可  
奪也○又云此章如中庸國家可均中庸不可能也之意勉人自立也○通義許白雲曰奪帥如  
漢王馳入韓信壁即臥內奪其印符以易置諸將公子無忌推殺晉鄙奪其軍之類匹夫猶言一  
夫謂一小人而有志者正與三軍多寡相對言三軍之氣在外匹夫之志有內人若心志堅定向

道不誠孰能私之哉可奪則非志矣○四書微言云匹夫猶云一人對上三軍看非微賤之謂○  
疏正義曰士大夫已上有妾勝庶人賤但夫婦相匹配而已故云匹夫○存疑云忠臣節婦志不  
可奪貪生愛死之徒可奪此是無志若志就不可奪○何金南云志字說得廣而盡忠竭力成仁  
取義之類皆是不可奪即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是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五章鄒  
陽朱氏曰此章明立志之  
效

細註如虞人云云見孟子  
滕文公下篇  
共姜一婦云云詩柏舟篇  
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  
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  
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  
詩絕之

志士仁人云云見憲問篇  
志氣之帥見孟子公孫丑  
上篇

有於已哉○慶源輔氏曰從法語說異言秉彜之性  
也從而不改者物欲堅強而不屈就於理說而不釋  
者志氣昏惰而不反求諸心爾學之不進德之不修  
家之不齊國之不洽皆由是基之若此之人雖聖人  
亦莫如之  
何也已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平出而逸其半新安陳氏曰弟子各  
記所聞有詳有略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入匹夫之志在已故帥可奪而  
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此借上句以  
明下句意

南軒張氏曰志者中有所主也三軍雖衆其帥可奪  
者資諸人故也匹夫雖微其志則不可奪者存諸已  
故也夫使志而可奪則不得謂之志矣雖然此所謂  
志謂守其道而不渝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  
若守認私意而不知徙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  
則可耳非志也○勉齋黃氏曰共姜一婦人也而以  
死自誓其志之不可奪如此况志於仁志於道可得  
而奪乎○慶源輔氏曰以三軍之勇而衛一人空若  
不可奪也然其可奪者勇非在我也以匹夫而守其  
志空若可奪也然其不可奪者志非在外也○志與  
意不同意是發動處志是存主處夫子所謂志士仁  
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其可得而奪乎如  
可奪則豈足以爲志哉○洪氏曰志氣之帥也故以  
爲喻○雙峰饒氏曰三軍有千萬箇心匹夫只是  
一心若三軍離心則帥便被人奪了匹夫之志在我而  
已故不可奪此是教人立志○新安陳氏曰志公而

李密云云李令伯陳情表云行年四歲舅奪母志

子曰衣敝云云四書千百年眼云徐九一曰縕袍不

取是極形容高明胸次之詞非寔有是事○直解云縕袍是絮麻的衣服服之

賤者○通義許白雲曰衣敝縕袍而不恥此是舉一

端以見子路之心不為貧富動非謂子路之德專見

於此也其由也與辭氣可見子曰志於道而恥惡

衣惡食未足與議亦是舉凡而言大抵歸於身者往

往以不及人為恥此止言敝衣故短只是舉一陽說

如士志於道意有自厭其貧之意此章是貧富相對

言外物來鑠於我入則易動其心而乃不恥子路所以為賢也此凡子路心正氣全達命安貧樂已之貧而不知人之富略不以此事芥蒂於心唯見道義之安耳一與

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章對看此是不慕人之富彼是不輕人之貧此是不屈於物彼是無物

共合而觀之可見子路氣象之全

子也一曰泉壯麻也○通義許白雲曰禮記縕為袍註縕謂績及舊絮績新絲也蓋以舊絮而加新綿為之泉著泉壯麻也以泉提細以當絲貧者之服著字或作緒以綿裝衣也此謂以泉麻裝

衣也此縕袍之義與禮記不同謂以麻當絮者在袍中也有著云云文選

二十九古詩云著以長相思善曰鄭玄儀禮註曰著謂充之以絮也

狐貉正韻云貉似狐善睡亦作貉○墨客揮犀云貉行十數步輒睡以物擊之

警之乃起既行復睡性嗜糝狀如兔毛質滑膩可愛

進於道通義許白雲曰進於道謂漸造深遠進字就道中說非自此進於彼之謂

不伎不求云云揚明云何用是言有志若肯用以進道何所用而不減○文林貫旨云何用是無往○合

意私初守得定故不可奪此是志後守不定為人所奪便非志矣志搖奪於私意只可言意耳李密云舅奪母志非也若其志如其姜可奪乎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此章見進道不可自足衣去聲縕紵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縕泉想里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

賤者勿軒熊氏曰縕泉著出記玉藻云績為繭縕為袍鄭云衣有著之稱績今之新綿縕今之績及舊絮疏好者為綿惡者為絮朱子云袍謂夾衣有綿在胎底趙氏曰泉著則雜用泉麻以著袍也如今麻苧筋類可置之夾襖中者○雲峰胡氏曰禮韻貯字亦作著通作緒作緒以綿裝衣之謂狐貉以

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厚齋馮氏曰與美衣服者並立而此心不動其志足以帥氣而不可奪矣烏得不與之然特其立志之初也

不伎不求何用不減伎之伎害也求貪也減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彊者必伎弱者必求○采子曰李閔祖云伎已之無推明得呂氏說好○問彊必伎弱者必求曰世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妒嫉他便羨慕他○慶源輔

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

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厚齋馮氏曰與美衣服者並立而此心不動其志足以帥氣而不可奪矣烏得不與之然特其立志之初也

不伎不求何用不減伎之伎害也求貪也減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

貧與富交彊者必伎弱者必求采子曰李閔祖云伎已之無推明得呂氏說好○問彊必伎弱者必求曰世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妒嫉他便羨慕他○慶源輔

不伎不求何用不減伎之伎害也求貪也減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

貧與富交彊者必伎弱者必求采子曰李閔祖云伎已之無推明得呂氏說好○問彊必伎弱者必求曰世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妒嫉他便羨慕他○慶源輔

已之無推明得呂氏說好○問彊必伎弱者必求曰世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妒嫉他便羨慕他○慶源輔

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妒嫉他便羨慕他○慶源輔

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妒嫉他便羨慕他○慶源輔

文林貫旨云何用是無往○合

二十五

家云此是期望子路之意  
非許其已進也故玩一用  
字心用許多工夫方得到  
臧田地○發明云何用不  
臧句極有意在如云用是  
志也儘可進到至善地位  
蓋與其將來也說者謂因  
其守而與之終隔一塵

集註 伎害也通義金仁山  
曰伎之政反忌害之意俗  
或讀作忌非然莊子音義  
亦一音忌 衛風雄雉

云云詩衛風雄雉篇末章  
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  
伎不求何用不臧朱傳婦  
人以君子行役于外憂其  
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  
得全也

子路終身云云揚明云之  
字指不伎不求二句○表了凡曰誦之誦是詩也知其意味之無窮而恒誦不輟也非自喜其能  
而不復求進但心有所著則好境皆成魔境故夫子就其得意處而遣斥之如左行而奮其杖使  
知百尺竿頭更有進步也  
不臧亦言方可以進於道耳要未為道之極至也何足以臧哉所以抑其自滿而使之自勉也○  
合喙云道指不伎不求之道勿云是道之所在臧是忘物忘我而超出于不伎不求之外者善求  
進便臧不進便不臧夫子之教揔欲進之臧耳

集註 恥惡衣云云里仁篇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  
惡食者不足與議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六章鄒  
陽朱氏曰此章稱美弟子  
善處貧富而加激進之辭

氏曰伎者嫉人之有而欲害之也求者恥己之無而  
欲取之也是皆為外物之所累者也能於外物一無  
所累焉則何  
往而不善哉

###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扶又反求進於道矣

問子路終身誦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顏淵處蓋此便  
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底意思然  
他將來自誦便是無邪無祿善施勞底意思宋子曰  
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  
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矣○問人惟中  
無所養而後饑渴得以害其心也故不能自安於貧  
而有慕乎彼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  
不已孟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

我而為之類蓋有不可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  
而忌嫉伎害生焉否則詭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為  
卑汚淺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牽乎外物之誘夫子  
稱之欲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充此而上之至有終身  
誦之之蔽不然簞瓢陋巷之樂當與顏子同之日用  
工夫信乎不可遽已也曰然○新安陳氏曰子路能  
如此本可進於道今誦所引詩而自喜其能則  
不復求進於道矣夫子所以一揚之抑之也故夫  
子復言此以警之

○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  
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入遠矣然以眾人而能  
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客不止此而終身誦之

新安陳氏曰是道謂不伎不求之  
事何足以臧承何用不臧之語而

子曰歲寒云云湛甘泉曰後彫也者未彫也歲寒而不彫其終不彫矣君子遇變而不改其節是終不改矣○燃犀解云歲寒是歲暮天寒凝凍之時後凋只是不凋以萬物之凋而見之故曰後凋○講述云後凋非謂松柏之凋後於百卉凋字指百卉言言松柏挺然在後不與百卉同凋○存疑云當春夏之時陽氣長養發舒松柏與眾水同一青葱固無以辨矣及夫歲寒一至重陰沍寒嚴霜肅殺眾水萎然零落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通義許白雲曰水至寒而不彫者亦多聖人取松柏者蓋松柏之受命也獨一斬斷更不萌蘖如君子有剛斷者然又曰松柏不彫於冬而換葉於春其枝未嘗見枯槁之態故聖人不言不凋但言後凋聖人言語雖小

節自備無滲漏如此○謝肇五雜俎云松柏後凋松柏未嘗不凋但於眾木為後耳凡木皆以反落葉至春而後發葉松柏獨以春抽新葉既長而後舊葉黃落今南中花木有不易葉者皆然也迺知聖人下字不苟如此○何晏曰大寒之歲眾木皆死然後松柏少凋傷

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慶源輔氏曰義理無窮此特一事之善若遽自以為喜則不復求進於道蓋喜心生於自足而怠心生於自喜故夫子反言此以警之○  
潛室陳氏曰子路好勇必無伎求自足於此而道之故孔子因其無日新之功而進焉又曰子路於世間名利關大界限分明處已見得破但其工夫麤疎未入聖賢閭室所以聖人常欲抑其所已能進其所未能

此章見君子之節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彫字當作凋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去聲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

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南軒張氏曰力量之淺深平時未易

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見其所守者矣人徒見其臨事之能處也而不知其所守之有素也松柏之質堅剛矣獨於歲寒之時而後人知其後凋耳○慶源輔氏曰小人之在世或被化而彊於為善或畏威而斃其免罪故其迹或與君子無異也臨利害遇事變則彊於為善者或汨於欲而忘其勉彊之心則惟利之趨觀於免罪者或乘其變而以為罪之未必及已則放僻邪侈故其真情發露而不可掩惟成德之君子則素其位而行雖造次顛沛而未嘗違也故其所守然後可見○物之受於天者獨正故不凋於歲寒人之得於天者必周故能不變於邪世○胡氏曰小人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者猶春夏之交萬物青蔥雖有堅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事變之來小人則隨時變遷君子則所守不易非死生禍福可得而移亦猶重陰沍寒生意憔悴而松柏獨蒼然不變○厚齋馮氏曰歲寒今之建丑月也木葉無不凋而

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見其所守者矣人徒見其臨事之能處也而不知其所守之有素也松柏之質堅剛矣獨於歲寒之時而後人知其後凋耳○慶源輔氏曰小人之在世或被化而彊於為善或畏威而斃其免罪故其迹或與君子無異也臨利害遇事變則彊於為善者或汨於欲而忘其勉彊之心則惟利之趨觀於免罪者或乘其變而以為罪之未必及已則放僻邪侈故其真情發露而不可掩惟成德之君子則素其位而行雖造次顛沛而未嘗違也故其所守然後可見○物之受於天者獨正故不凋於歲寒人之得於天者必周故能不變於邪世○胡氏曰小人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者猶春夏之交萬物青蔥雖有堅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事變之來小人則隨時變遷君子則所守不易非死生禍福可得而移亦猶重陰沍寒生意憔悴而松柏獨蒼然不變○厚齋馮氏曰歲寒今之建丑月也木葉無不凋而

**集註** 士窮云云文選鮑明遠詩云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

**細註** 疾風云云姚承庵曰疾風知勁草之詩是不太宗之作晉顧觀之所作也○唐史上賜蕭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君臣○孟子曰周子云云見盡心下篇

章圖云右第二十七章都陽朱氏曰此章以君子節操言

子曰知者云云蒙引云此皆以成德者言但以智者居仁者之先是學之序也

不可以智者等俱為進學者之人○蔡晉江劉記云二者雖有厚皆以成德者言非有工夫也學者用功則當依此次序○李南穆曰此語作成德一人人說亦無先后之序只是隨在而指其心體之妙處全德之君子其心體之明覺處曰智愚一也曰仁鎮定處曰勇臨之以事物而明覺處

仁是心之靜體不憂是無憂慮勇是心之剛體不懼是無恐懼

**章圖**云右第二十八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自進學之序言達德

是時松柏獨不凋則知後於眾木之凋也○新安陳氏曰松柏在春夏無異眾木必經歲寒方見其後眾木而凋萎以此君子在平時無異眾人必經事變方見其異眾人而特立後凋雖待歲寒而後可見松柏之有心則貫四時而有常托物以比○謝氏曰士窮君子其意深矣此章如詩六義之比

**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 新安陳氏曰

義韓退之語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唐太宗語孟子曰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雙峰饒氏曰松柏至

春後方易葉故曰後凋必有松柏之操然後能不為歲寒所變以此必有君子之德然後能不為利害事變所移臨利害遇事變是兩件士窮見

節義以利害言世亂識忠臣以事變言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此章形容心體之妙  
○蔡晉江劉記云二者雖有厚皆以成德者言非有工夫也學者用功則當依此次序○李南穆曰此語作成德一人人說亦無先后之序只是隨在而指其心體之妙處全德之君子其心體之明覺處曰智愚一也曰仁鎮定處曰勇臨之以事物而明覺處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 程子曰仁者不憂樂

天者也○朱子曰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憂之有○胡氏曰公理不能勝私欲則

憂患多端仁者至公無私與理為一理所當然則貧賤夷狄患難皆素其位而行無往而不自得所以不

憂也**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 朱子曰孟子說配義與道已分曉而反懾快者氣不足也○慶源輔氏曰勇而

謂氣足以配道義者配則合而有助之意如陰配陽也

也有義理之勇有血氣之勇氣本羸弱惟配乎道義則為道義之助而可以言勇所謂不懼者非悍然不顧也主乎義理而言

**此學之序也** 朱子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三者之序亦為學者言問何以勇皆序在後曰末後做工夫不還轉此方是

勇○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欲者然去私欲必先明理無私欲則不屈於物故勇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為先○有仁知而後有勇然而仁知又少勇不得雖曰仁能守之只有這勇方能守得到頭方能接得去若無這勇則雖有仁知少間亦恐會放倒了所以中庸說仁知勇三者勇本是箇沒緊要底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則做不到頭半途而廢○問人之所以憂惑懼者只是窮理不盡故如此若窮盡天下之理則何憂何懼之有因其無所憂故名之曰仁因其無所惑故名之曰知因其無所懼故名之曰勇不知二說孰是曰仁者隨所寓而安自是不憂知者所見明明自是不惑勇者所守定自是不懼夫不憂不惑不懼自有次第○問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仁以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為先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慶源

子曰可與共○李卓吾曰此分明指宗人以為學階級也○蒙引云可與立則於理之當者已盡之矣未可與權謂於理之變者有未敢必也如伯夷叔齊可與立者武王周公可與權者節節皆曰可與者此亦為君子會友輔仁而言○存疑云心慕吾道而志於學是知所以求之者可與共學矣然或未能的見吾道之美而往勇以從之此猶未知所往是未可與適道也能勇往以從之矣或不能不因物而遷是未能固執而不變故未可與立也學至於固執而不變亦可矣但守其常而已至於事變之來常道行不得處或不能權其輕重之宜出於常法之外以通其變則是未可與權也學至於可與然後可以通天下之變而周天下之用矣○又云七十子學於聖人可與共學也然短喪聚斂宰我冉求忍為之而曾子尚有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之嘆則是未可與適道也仲

輔氏曰仁者知之體統故論德則以仁為先知者仁之根柢故論學則以知為首勇則仁知之發也未能仁知而勇則血氣之為耳蓋學之序不惑而後不憂不憂而後不懼德之序不憂則自然不惑不惑則自然不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去聲直追也所以稱物而知

女魯負何書火三



由不校不求何用不臧子貢無諂無驕則是可與適道也然二子不免往於季氏則是未可與立也閔子不仕大夫之家可與立矣在聖人則不然南子亦見季氏亦仕是閔子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也○通義許白雲曰學是學問思辨之事知人皆可學而不可不學又知學以為已然後可與之共學適道者篤行之事也格物之多心知既明善惡是非判然無疑然後可與同由於道之中矣行之日熟執志愈堅擇善則拳拳服膺而不變故可與立道在日用之間適道循就每事言之立則行之全德之成矣立字如建字謂守聖人所制之法循其規矩準繩皆有所成立然猶能應事之常爾或事變之來前無定制固當隨時處中如稱物稱物必以錘移前卻後以取其平所謂權也權非大而化之者不能故以是終焉

然未必能適道下句方露出，一道字道是正路當行底故曰知所往也○通義許白雲曰集註知

所以求之知格物致知之方也知所往知至善之所在而志必至之也篤志固執而不變行成而守之固也

時措之宜中庸注云以時措之而得其宜

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程子曰權與權衡之

權同人無權衡則不能知輕重聖人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其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朱子曰可與其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見路脈可與立能有所立可與權遭事變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說○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義字包得經與權經自是義權亦是義義當守經則守經義當用權則用權經是萬世常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須是合義如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此是權若時時用權成甚世界○可與共學底未必便可與適道然共學須教可與適道以下皆然○慶源輔氏曰權與物鈞而生衡而銖兩斤

鈞皆著於衡物加於衡之首而權移於衡之尾所以能知其輕重也○新安陳氏曰權字之得名以此此推原器物○楊氏曰知為去聲已則可與其學矣學足以論理也

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

之宜然後可與權朱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

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濕而不緇而今人才磨便磷才濕便緇如何更說權變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權處是道理上一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左當小人進用時舜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蒂時便要他去他適為所害這裏斟酌時宜便知箇緩急淺深始得○雲峰胡氏曰程子是專就權上說義朱子只分經與權說義

洪氏曰易九

權者聖人云云詳述云權是聖人地位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

反經云云史記自叙傳云亦有反經合道之語

曰經者聖人所制禮法常久當行者君子用之以應常事者也權者聖人之大用前聖所未立法適逢事變而處之既當則其法即可常人所謂權即經也且如五常以來父子相繼常也堯則因于之不肖而又有聖人在下故易為禪讓此權也至舜之讓禹則用堯之權為經矣天子在位諸侯臣服常也桀有極惡而湯至仁故湯為征伐此權也

也至武之伐紂則用湯之權為經矣至於小事莫不皆然經與權皆聖人所制以君子言之則但可猶聖人已立之經不能用聖人未制之權○景行館論云經權是一物得其理之自然之謂經合乎理之當然之謂權經者郭然太公之本權者物來順應之妙後世泥經為死然道理權則聖人活變大用神無方而易無權天下豈有死然道理聖人精義入神不外眾人常知常行不能盡權總是不能盡經耳

孟子云云出離婁篇章圖云右第二十九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推用權之難

卦終於巽以行權

易繫辭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潛室陳氏曰舉易一語見權者聖人之終事易三陳九卦凡二十七節道理最微未一語方以權終之見得不可驟語○

新安陳氏曰九卦謂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是也詳見易繫辭下傳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

立而欲行鮮不仆矣

音矣

雲峰胡氏曰洪氏之說止是也可與適道游夏之徒是也可與立顏閔之徒是也權即孔子是也然則權者聖人之大用非如文王孔子而用權鮮有不差者矣

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

識權字乎祭仲以為知權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韓康伯註繫辭云權反經而合道必合乎易順而後可以行權也○程子曰反經合道為權公羊唱之何休和之何休註公羊傳其實未嘗反經古人多錯用權字總說權便是變詐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權也

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宋子曰經與權之分諸人說皆不合若說事須用權經須權而行權只是經則權與經又全無分別觀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嫂溺援

經亦當有辨

論語

乏以爭則權與經須有異處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乎經也這裏所爭只毫釐伊川說權只是經恐也未盡嘗記龜山云權者經之所不及這說却好蓋經者只是存得箇大經大法正當底道理而已若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盡其所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為貴者權權者即是經之要妙處也如漢儒說反經合道此語亦未甚病蓋事也有那反經底時節只是不可說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如君令臣從父慈子孝此經也若君臣父子皆如此固好然事有必不得已處經所行不得處也只得反經依舊不離乎經耳所以貴乎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便是經可與立則能守箇經有所執立矣却說未可與權以此觀之權乃經之要妙微密處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徹純熟者不足以與權也○立是見得那正當道理分明了不為事物所遷惑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

可與權者能處置得變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方有經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以權則惟大賢能不失其正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夷齊季札之徒所以輕千乘之國以求即乎其心之所安寧墮其身於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之節者亦為此也又曰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權是時中不中則無以為權矣○漢儒反經之說只緣將下文誤作一章解故其說相承曼衍且看集義中諸說莫不連下文唯范氏蘇氏不如此說程子說漢儒之誤固如此要之反經合道一句思之亦通緣權字與經字對說纔是權便是變却那箇經雖謂之反

細註周公誅云云見孟子  
公孫刃上篇  
太宗殺云云太宗殺成吉  
事詳于通鑑唐高祖武德  
九年

經可也然雖是反那經却不停於道雖與經不同而  
道一也○經者道之常權者道之變道則是箇體統  
貫乎經與權○漢儒說權是離了箇經說伊川說權  
便道權只在經裏面且如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  
建成元吉其推刃於同氣雖同而所以殺之則異蓋  
管蔡與商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  
宗廟不得不誅之若太宗分明是爭天下故周公可  
謂之權太宗不可謂之權○伊川見漢儒言反經是  
權恐無忌憚者得借權以自便因有此論○伊川將  
經做箇大底物事經包得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  
說可與立未可與權須還他是兩箇字經自是經權  
自是權若如伊川說便廢了權字始得權只是經之  
變這便叫做權今須曉得孔子說又曉得伊川之說  
左得○權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全離乎經則不  
是蓋權是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熱病者當用涼藥  
冷病者當用熱藥此是當理然有時有熱病却用熱

藥發他熱病者有冷病却用冷藥發他冷病者此皆  
是不可常用者然須下得是方可若有毫釐之差便  
至於殺人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這箇  
物事既是合用茲權也茲所以爲經也○勉齋黃氏  
曰常者一定之理變者隨時之宜遇事之常但當守  
一定之理遇事之變則不得不移易以適時之安此  
經權不可無變之說然也然天下之理惟其當然而  
已當經而經當然也當權而權亦當然也權雖異於  
經而以其當然則亦只是經此程子權只是經之說  
然也有有辨之說則經權之說始明有程子之說則  
經權之義始正○問權經二字如何分別濟室陳氏  
曰經猶秤衡銖兩斤鈞一成畫定權即秤鈞隨物低  
昂以求合於銖兩斤鈞○陳氏曰經所不及須用權  
以通之然非理明義精便差却到用權處亦看不出  
權雖經之所不及實與經不相悖程宗元謂權者所  
以達經者也蓋經到那裏行不去非用權不可濟如

論語

張柬之云云張柬之等事  
詳于通鑑唐中宗神龍元  
年

君臣定位經也桀紂暴橫天下視爲獨夫此時君臣  
之義已窮故湯武征伐以通之所以行權男女授受  
不親此經也嫂溺不援便是豺狼故援之者所以通  
乎經也用權須是地位高方可但非可以常行如太  
宗殺建成是不當用權而用權王魏不死於建成而  
事太宗是舍守經而不守經魏晉以下皆於國統未  
絕而欺又孤寡託爲受禪是當守經而不守經不當  
用權而用權者也又如季札終於國遜而不肯立卒  
自亂其宗國是於守經中見義不精者也張柬之等  
反正中宗誅諸武而留一武三思卒自懼慘禍是於  
用權中見義不精者也○雲峰胡氏曰程子矯漢儒  
之弊而謂權只是經朱子謂經與權當有辨無程子  
之說則權變權術之說可行於世矣無朱子之說則  
經權之辨則不復明於世矣此其說不得不異也先  
儒謂朱子每於程子之說足其所求盡補其所未圓  
實有功於程子愚於此亦云通旨采氏公遷曰此章

唐棣之華云云爾雅云唐棣一名移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先開而後合○郭璞云唐棣  
似白楊江東呼扶孩○註疏唐棣移也正義曰釋木文也舍人曰唐棣一名移郭璞曰似白楊江  
東呼扶孩詩召南云唐棣之華陸機云與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曰或  
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張橫渠正蒙樂器篇  
第十五云唐棣枝類棘枝  
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  
反左右相矯因得全体均  
正偏喻管蔡失道及喻周  
公誅寇言我豈不思兄弟  
之愛以權其義王在遠  
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  
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  
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去  
之○四書徵云物類相感  
志云唐棣生江南出谷中  
樹潤無風葉自動○講述  
云學者不能反求諸心每  
病於道之遠入故夫子借  
詩詞而反之○明解云唐  
棣之華物之無情者也尚  
偏翻鼓舞若感而動也况

汎以稱物之權言之義皆在其中矣處人倫之變小  
而適事變之宜兼小大大而若孟子言執中無權又  
言權然後知輕重則各因事而言之只是於常道  
之中用權以適其宜而已此則直謂之義可也餘如  
君子時中時措之宜皆  
與權字異名而同義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大**

唐棣郁李也宋子曰此唐棣自是一篇詩與今常棣  
詩別論語及召南作唐棣爾雅作棠棣  
無作常者而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棣  
常棣移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  
之常棣矣偏音書作翩或問偏之爲翩宋子曰非獨晉史  
爲然角弓之詩固有翩其反矣之  
句然則反亦當與翩同言華與花  
通之搖動也而助語

我之與余人之有情者也  
豈無所感動而不亦思乎  
○姚承庵曰此二句只反  
詩詞而一點醒焉泛泛說  
為妙勿著理字

子曰未之思云云講述云  
詩之所謂思以人言故曰  
遠夫子之所謂思者以理  
言故曰何遠未之思一句  
一說未之思誠思之則欲  
仁仁至何遠之有一說特  
人未之思耳理果何遠之  
有哉依下說語氣尤緊切  
○文林貫旨云此思指思  
理言何遠就心說

集註未嘗言易云云通義  
許白雲曰聖人未嘗言易  
亦未嘗言難但曰未之思  
蓋不思則難思之則易難易在思不想耳  
章圖云右第三十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為仁之辭

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去聲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

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讀反

則遠字亦叶於圓反○汪氏曰韻書核下註云其華  
反向後合詩云翩其反而據此讀如字亦可尤與遠  
叶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

曰聖人未嘗言易夫音夫以驕人之志以為易則忽亦未

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以為難則畏但曰未之思也夫

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去聲淡遠慶源輔氏曰

以為易知乎則精深微妙未易可知也以為難知乎  
則其在人之理本自不隱也若言其易則驕人之志  
而不肯下堅苦之功若言其難則阻人之進而遂生  
疑畏之心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則只是平鋪  
地道著無一毫助長並生之意所以極有涵蓄意思  
深遠極有涵蓄者該道體之微顯進學者之工夫皆  
寓其中意思深遠者令人涵泳之但覺意味淵永無  
有窮盡也非聖人之言曷克爾哉○新安陳氏曰逸  
詩所謂爾思以思其人言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此  
理言理之所在思則得之何遠之有不思則不得始  
見其遠耳何以知爾思之為思其人以室字知之但  
不知所謂爾者指何人耳然辭意婉而平和無褻狎  
態東坡以為思賢  
之詩亦或然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 鄉黨第十 正義曰此篇惟記孔子在魯國鄉黨中言行故分之以次前篇也此篇雖曰一章其間事義亦以類相從今各依文解之

###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

####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去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

**鄉黨第十**正義曰此篇惟記孔子在魯國鄉黨中言行故分之以次前篇也此篇雖曰一章其間事義亦以類相從今各依文解之

○張范陽曰鄉黨一篇門弟子有得於吾無隱乎爾之語故記得詳密如此

**集註**所謂道者不離中庸首章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

**嗜學禮**檀弓篇曰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

**宛然韻**會云宛然猶依然

**動容**云云孟子盡心篇云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孔子於鄉黨揚明云於字

作在字看○開心云鄉黨

只當家廷看勿兼異姓○

通義金山曰恂本訓信

莊子恂字多作懼意此若

作信謹貌尤好蓋夫子無

非實在鄉黨則父兄宗族

之地又加謹畏耳但書恂

平聲莊子恂註作去聲只

從平聲亦可○存疑云恂

恂必是寡言故下曰似不

能言非不能言似不能○

又云恂恂信寔之貌貌字

虛○蒙引云此貌字虛狀

釋字義之法當如上或有

於此認作容貌候矣以似

不能言及下文便便言來

看則此只作辭氣說容貌

在其中下節亦然似不能

言者信寔之人言語自是簡蓋言人之文也故曰夫子之文章信寔之人誠朴居多文采少見故以信寔稱其言語自是簡却似不能言一般○講述云恂恂二句直說信實之貌非容貌也似不能言正狀恂恂蓋父兄宗族所在則我有子弟之分故謙卑遜順不以賢智先人賞如此○品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倫反。

恂相

去入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

辭氣如此宋子曰鄉黨不是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

詰考之宜為信實然亦有溫恭之意○慶源輔氏曰

似不能言者所以形容信實之意大凡人纔信實則

言自簡默况聖人之表裏如一者乎謙卑遜順不以

賢知先入即溫恭之意○吳氏曰恂恂似不能言信

實在心而誠於發言之貌人倫之序自近達遠由親

及疎家之外則鄉黨矣生於斯長於斯父兄宗族聚

於斯故夫子居之其貌言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遙反下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

可以不明辯據入天廟每事問而極言

之在朝廷但謹而不放爾吳國曰宗尊也尊奉之故

如此

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胡氏

曰在宗廟而明辯則可以識制度文物之精微升降

揖遜之委折在朝廷而明辯則上之所布者不悖於

理下之所受者不被其害○厚齋馮氏曰古人於言

語所不能形容輒以連綿字狀之如詩之詠文王曰

穆穆魯臺雖肅肅如見文王之德容心志也此篇最

工於形容夫子之動容周旋粹然於言辭之表見之

宗廟朝廷之氣象

章圖云右第一節鄱陽朱

氏曰此節言聖人在鄉黨

宗廟朝廷之氣象

宗廟朝廷之氣象

宗廟朝廷之氣象

朝與下云云文林貫旨云  
下大夫是與已平等上大  
夫是位等於已的○講述  
云全章前一節是接後  
一節是事上不可以上下  
大夫為上下○蒙引云集  
註既引王制上大夫卿下  
大夫五人則不可謂孔子  
當時為大夫有在其上者  
亦有在其下者○攷實云  
諸侯國裡只有上大夫下  
大夫並無中大夫夫子此  
時想是下大夫故與已平  
等者言便可以直遂  
集註王制云禮記王制  
云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  
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註  
上大夫曰卿又云大國三  
卿皆命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許氏云云後漢儒林傳六  
十九許慎字叔仲汝南召  
陵人也作說文解字十四  
篇傳于世

諍字彙云諍諍救止也又  
訟也

○雲峯胡氏曰此篇記天子之容貌言動然紀動莫  
先於紀言故首一節以言先之夫子在鄉黨非不言  
而似不能言在宗廟朝廷則當言必言而猶謹於言  
言心聲也此心信實則訥而不發此心謹慎雖不訥  
而亦不輕發信實謹慎不足以言  
夫子之聖而愈見夫子之所以聖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且反聞  
魚中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  
胡氏曰以下文君在互觀之知此  
為君未視朝時既視朝則不當歷

位而相  
與言矣  
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  
胡氏曰王  
制上大夫

卿又云太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今合此二節以為上  
大夫下大夫之別也  
上大夫曰卿大國次國小國並

卿皆命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下大夫五人  
厚齋馮氏曰天子仕魯自  
許氏說文

後漢許慎字  
叔重著說文  
侃侃剛直也  
慶源輔氏曰侃侃謂能  
守禮義而無所回屈  
聞

聞和悅而諍也  
宋子曰下大夫位不甚尊故言可得  
而直遂上大夫前雖有所諍須有含

蓄不盡底意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和說則不  
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在己義理之正○和悅終  
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合當辨處須辨始得○內不失  
其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  
是只說字義須是想象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  
有此意思方下此字如史記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  
斷斷如也斷聞字同這正見和悅而諍意思○北溪  
陳氏曰先言和悅後言諍和悅者事長順也諍則不  
詭隨  
矣

君在踧踖云云通義程復  
心曰二字皆從足蓋心懼  
而立不安也○講述云踧  
踖是敬有戰驚不寧之意  
與與是自適有從容中節  
之意凡人過於驚惶者多  
踧踖倉皇禮度不免失錯  
夫子踧踖而又與與所謂  
恭而安也  
章圖云右第二章鄱陽朱  
氏曰此節言聖人在朝廷  
事上接下之不同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踧子六反。踧子亦  
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

貌南軒張氏曰此君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

也○胡氏曰中者不至於過適者當其可○慶源

輔氏曰踧踖二字皆從足蓋心懼而立不寧也踧踖

雖是恭敬不寧與與又却威儀中適此所以為聖人

也○新安陳氏曰中適得其中而且張子曰與與不

安適也若作中節解何不曰適中乎

忘向君也亦通勉齋黃氏曰下大夫促促接下以嚴

君忠敬之道備矣○雙峰饒氏曰與與作平聲讀者

威儀中適之貌言雖恭敬不寧而威儀却皆從容中

適恭敬之中有和意也作如字讀者與之又與不忘

君之意踧踖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

君召使云云脉云古者相見之禮主有擯賓有介君因賓至故召夫子為擯擯與相不同相以相  
禮擯以待言色勃足躩是本敬君來勃如者顏色之變躩如者容止之變躩是急趨君命而頓改  
其常容○燃犀解云勃如  
者卒然顏色變動之貌  
仁山曰擯以手揖賓而引  
之行及就位也禮作擯者  
謂擯相之人也  
盤辟  
貌存疑云盤盤旋也辟回  
避也易屯六二本義還回  
是也皆不能進之貌敬君  
命然也○蒙引云躩盤辟  
貌說者以為盤旋曲折之  
意而具氏程以為足盤桓  
似不能行者大抵盤是不  
舒也辟其屏辟不寧之意  
洪武正韻註亦曰屏也今  
之表休後有所謂不勝屏  
營之至

而愛不足則疎愛有餘而敬不足則懨聖人兩者具  
足蓋莫非中和氣象○慶源輔氏曰恭敬不寧如此  
而意又不忘向君○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

下之不同也齊氏曰君未視朝則其待同列也或莊

一於齊栗栗專篤而已觀諸上下之  
間而其辭貌各得其當可見矣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音

壁與變同○盤辟皆敬君命故也慶源輔氏曰擯人

乃盤旋曲折之意主使之接賓此見  
儀禮所以接賓者盡入主之禮意而欲賓之無違於  
禮也勃如顏色之變躩如容止之變心敬于中則容

揖所與立云云蒙引云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只謂吾國之臣僚賓所使則謂之介此是賓主互相見之時也○依周禮行人註則先傳主人之命而出次傳賓之命而入於是復傳主人之命以復於賓而主人隨出迎賓以入也○依朱子則只是賓傳命而入於是賓主乃相見蓋朱子之心偶然只舉其後一節耳其首末委曲自有周禮在當依周禮為詳○孔子是時蓋為次擯揖者揖而傳之以命也故云揖所與立所與立者皆本國之臣僚同為擯者也若未擯傳之未分則不可以左右言○揖只是拱起手而以命傳付之非如今日之相揖也今世所傳射禮之揖為可證○此節重在衣前後襟如也若揖所與立左右手則不必聖人獨然凡為次擯者皆然言手動而身不動也故衣自襟整近日御史出揖所與立左右手作題殊非是○合喙云左右手句不重重襟如如左右手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襟如也**禮亦占反

變于外自然之符也聖人固未嘗不敬但君命之臨則敬心愈至耳通考吳氏程曰盤辟足盤桓如不能行

**則用五人以次傳命**周禮行人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其命數賓次於大門之外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強半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賓立於庫門之外即大門直闌西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於庫門之外直闌西南面擯者以次立於君

之東南西面每擯相去亦三丈六尺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命士擯請問來故蓋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已恐其或為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上擯受君命而傳之承擯遞傳至末擯末擯傳至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于賓賓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之擯而達於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朱子曰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方相見○蔡氏模曰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襟整

人所同而禮如則夫子所獨也○焦滿園曰左其手是揖末擯而傳王命不敢內背君也右其手是揖上擯而傳賓命不敢外背賓也

貌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始見命為正吏受職事再命受服受祭衣服為上士三命受位受下大夫之位四命受器受祭器為上大夫五命受則則者法也地未成國之名王之

為上大夫五命受則則者法也地未成國之名王之

**細註**朱子曰揖云云表了凡口舊說揖左人則左其手傳命入也揖右人則右其手傳命出也此時賓主皆在門外立用不得出入字

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六命受官子男入為卿治一官也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就侯伯之國八命作牧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為一州之牧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命者長諸侯為方伯○秋官司寇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士大夫也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冕服九章介九人禮九牢擯者五人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信音身冕服七章介七人禮七牢擯者四人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冕服五章介五人禮五牢擯者五人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朱子曰揖左人傳命出揖右人傳命入也○慶源輔氏曰左右手如賓自南而北則居東者

**趨進**云云蒙引云趨進翼如也此時主已延賓而入為擯者從其後而趨入以有事也

張拱合隊云張是臂不貼身也凡是趨踰中有閑雅意

**集註**

**賓退**云云蒙引云此蓋只是送賓出就館之時未必一見成禮而遂送歸其國○講述云賓退謂主人送賓就館方佇立以待夫子復命曰賓已去不復回顧了則君之敬行也恐致瞻望之久也○文林貫旨云賓不顧是恐君久拱於門路欲君紆其敬○通義金仁山曰賓不顧矣

在賓之右而賓在其左故用左手以揖賓居西者在賓之左而賓在其右故用右手以揖賓如此然後兩相向也又曰襜如言其衣之前後襜如其齊整也

此當時禮辭也聘禮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賓私面大夫大夫送之再拜賓不顧公食大夫禮賓出公送於大門內再拜賓不顧古者賓禮畢而出即不回顧主人送拜之亦不回顧示易退之義故皆曰賓不顧當時辭令遂謂賓去為不顧也

**趨進翼如也**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慶源輔氏曰凡人疾走則手易散臂易搖今疾趨而進而張拱端好如鳥舒翼所謂造次不違者是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紆謂君敬也朱子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新安陳氏曰紆緩也解也賓雖退主君敬猶存擯告賓去不顧則主君之敬可緩解也

**紆謂君敬也**拜賓更不顧而去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新安陳氏曰紆緩也解也賓雖退主君敬猶存擯告賓去不顧則主君之敬可緩解也

章圖云右第三節鄒陽朱氏曰此節聖人爲君擯相之容

入公門云云甲第云公門是魯君之門也○四書微云按諸侯有三門皆謂之公門此所謂公門乃孔子入門處蓋應門也應門朝門也○合喙云入公門七字成文勿斷如不容句又是狀其鞠躬如也僂僂盤折也

立不中云云存疑云立是未入之時常人多忽略而聖人獨不然○立不中門行不履闕是入公門時事○知新月錄李南黎曰立非待止立之謂行之所至即立也○直解曰行立即入門事立是暫立○蒙引云依朱子上二說則中門者不在二扉之中乃在各扉之中也一邊是闕故曰謂當根闕之間也闕門左扉者立其中豈不只是一扉之中邪左右扉之中則左邊是闕右邊是根豈不謂當根闕之間邪蓋門凡兩箇根一箇闕也或者多不之察以爲兩扉之中如此則止說當於闕爲可矣何謂當根闕之間小註與大註脗合又與由闕右之說合○通義許自雲曰行不履闕一者爲行作高作低爲失容一者爲履闕門闕而不淨

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去聲問夾谷之會孔子相禮恐即擯

相之相朱子曰相自是相擯自是擯相是相禮儀擯是傳道言語故擯用命數之半是以次傳說○勉齋黃氏曰色勃足矍被命之初也揖與趨進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理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揖之左右衣之前後手之翼如皆禮文之至末者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南軒張氏曰入

公門則改容而不敢少肆也○慶源輔氏曰高大則宜無所不容矣今以駭然之身入之如不容焉則心小而敬謹可知矣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根闕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公門由闕右不踐闕

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公門由闕右不踐闕見記

曲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朱子曰

如今衰頭相似闕當門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入當根闕之間爲君位○或問中門之說曰疏云門中有闕兩旁有根中門謂根闕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闕門左扉立於其中是也○南軒張氏曰立不中門避所尊也行不履闕行以度也非獨入公門爲然特如此記之耳○雙峰饒氏曰中間有闕兩旁有根根是太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闕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

其右扉之中乃君位也大夫士所由蓋常依闕云○又許白雲曰門有二扉門中懸一短木謂之闕又各懸兩旁有長木謂之相又各標楔即今所謂門東左右扉各有中在闕東根西右扉之中在闕西根東此左右以內視外而言也然門以向堂為正謂自外視內也大抵左扉是主出入之道右扉是賓出入之道

王藻曰君入門介拂闕大夫中根與闕之間士介拂根賓入不中門公事自闕西私事自闕東此皆言賓客之事也君入門者兩君相見也客君入於右扉根闕之中其上介卿也次介大夫也末介士也三介雁行斜列於君之後右前左後而進卿介則在東而拂闕之西大夫介則正當君之後士介則拂西根賓入不中門者謂他國來聘之使者不敢當客君之位故稍東近闕而入公事自闕西私事自闕東皆使者之事公事聘享也奉君命而行則用賓禮拂闕西而入私

事私禮也己之禮非君之命則從至國臣之禮拂闕東而入也大射禮燕禮皆曰卿大夫皆入門右曲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此右謂自外視之也故燕禮注凡入門而有由闕東左則由闕西疏謂由闕東者是臣朝君之法由闕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此經所謂立不中門者左扉之中也中者君出入之道臣之法入不敢由此必旁闕東則入不敢當此而立

又有二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闕西為右入以闕東為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根闕之中直挨闕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敢當中則立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吳氏曰按鄉黨所記夫子之事有常禮者有夫子所行不與他人同者如入太廟每事問此夫子不與他人同者如立不中門行不履闕此常禮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 胡氏曰言過謂門屏之間人君立則虛可知矣

**立之處所謂寧也** 禮記曲禮下天子當後王而

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綉為斧文也亦曰斧依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寧○問過位註云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宋子曰如今人廳門之內屏門之外似周禮所謂外朝也○問過位色勃如也位謂門屏之間人君立之處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間蕭牆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位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

**雙峰饒氏曰**天子至尊何以立而不坐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門屏之間謂治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寧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為不同爾問屏制何如曰樹小墻於當門以蔽內外也君雖不在

之也色勃足履在過之時言不足在過之后臣北面是君在堂下升堂云者乃君出相見正禮已畢而時命天子升堂諮詢政事也則當攝齊而升之時恭慎以承寵異之命見其狀之如鞠躬屏氣之似不息攝齊與人同鞠躬屏氣與人異也

云云蒙引云門屏之間間字亦要分明屏之外門之內也○通義金仁山曰諸侯門內有屏門之外則東西皆卿大夫之位大朝會則國君立於門屏之間謂之宇而卿大夫士各列於其位以朝之此入門之時須過門屏之間立朝之位故君雖不在其地而此乃其過之必敬

攝齊升堂云云存疑云上是外朝升堂明內朝也○燃犀解云堂是內朝升堂是由階而升堂上係則指之腰間手无所持故得攝齊以防顛跌也○脈云升堂者朝見已畢命天子升堂議政事也攝齊升堂也宜直躬而行矣乃又鞠躬失容是戒而警折自若氣出入為息凡人身下升堂其氣易粗勵喘急天子屏藏其氣而使無有似不息者此純是一點敬謹之心所至耳

出降一等云云存疑云出降一等是下堂復其位是朝班之位孟子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即此位○燃犀解云出是成禮也出堂將復朝班之位非出公門之外也○李南黎曰出謂自堂出出降一等而退顏色怡怡者乃深幸其靖獻之忠得以自效故不覺喜悅非違尊而舒之謂也○蒙引云既和而蹴踏餘敬終不忘也蓋在君所可以敬勝和不可以和勝敬也

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

攝攝齊也齊衣下縫也縫音用反通考吳氏程曰縫當音平聲謂裳下縫也

禮將升堂兩手握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

送音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

也宋子曰攝齊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踏著裳有顛仆之患○或問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歟曰古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一死皆以為質而已笏則攝之插於腰間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以為儀也宇文周

欲復古乃不脩贊而執笏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蹴齊者多矣○胡氏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矣而蹴踏餘敬久猶未忘則聖人所以存心也可見矣○慶源輔氏曰升則肅降則舒氣之有張弛也○鼻息出入人之所不能無也但心敬則氣肅其息微細自不覺其出入一似不息者也○趙氏曰古者諸侯之堂七尺尺一級使裳之齊去地尺則升階不躡之也○兩手握衣去齊尺

出降一等遲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蹴踏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



章圖云右第四節鄱陽朱氏曰此節聖人在朝廷之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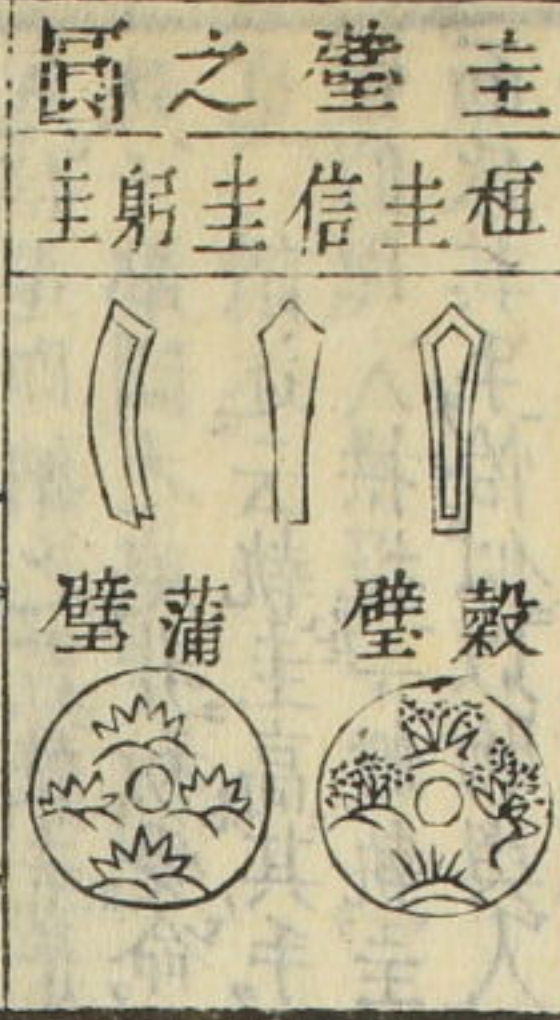
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  
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朱子曰此是到末稍  
又加整頓衆人未稍便撒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  
問何以知進字爲衍文曰降而盡階則爲趨而退不  
得復有進字南軒張氏曰出降三等色始  
舒也沒階翼如復其位踧踖始終以敬也  
節記孔子在朝之容勉齋黃氏曰此記在朝之容有五節一入門二過位三升堂四下階五復位  
雲峰胡氏曰始入門而如不容其敬即已可見至其出也既怡怡而復踧踖則其敬愈可見故集註始以爲敬之至末以爲敬之餘新安陳氏曰此章當玩入與出字自入以至出始終一於敬也

是意上如揖下如授又一意執圭行間則鞠躬如不勝或有上下時其上則如揖下則如授此皆動容周旋中禮處也蒙引云是在所往聘之國執圭  
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也上下高低也覺路云圭是諸侯始封天子所命之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還即納之君執圭是執于鄰國之庭非初受命也  
講述云執圭高其手恰似與人拱揖一般執圭而低其手恰似以物與人一般正蒙云上堂如揖  
參也下堂如授其容舒也黃葵峯曰圭即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之圭舜與五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入則則自執之以合符於天子此則魯聘問鄰國使孔子執魯所受命圭以往以示如魯君親往之意也  
講述云戰色如有戰懼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踧踖如有循勝平聲踧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周禮冬記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十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十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也  
禮郊特牲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朱子曰圭自通誓見通信之物只是捧至君前而已少間仍退還  
或問命圭曰古者諸侯受封天子授之以如不勝執圭器執輕如不克  
禮下敬謹之至也慶源輔氏曰一圭之重能有幾何豈有不勝之理但敬謹之至容儀一似不勝者耳

○講述云戰色如有戰懼

之色一說如臨戰陣之色皆通。覺路林古榕曰戰色者懼君命之辱則起外國之侮不啻戰敗之恐也。通義許白雲曰天子封諸侯必有圭璧命之辨其等數為國之瑞信凡諸侯朝王執之以合信使使者聘問他國則亦執之以表信。



周禮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桓圭凡圭冒頭皆圓下底皆方天地之象也桓圭之形空其中雙時而立雙植曰桓取其強直自立而不撓也公在天子之下侯伯之上以安上為任故圭形如之侯執信圭信伸也其形寔而不虛體直而不曲故兼信伸二義在公之下伯之上取其尊而不屈也伯執躬圭其形曲取鞠躬之義故曰躬圭在公侯之下取其卑而不滿也子執穀璧其形圓刻

稍殺之形于上取其美大義男執蒲璧取安入之義蓋蒲作席安入也

云凡執玉器執輕云云註云大夫稱圭此則通上下貴賤言之克勝也如不克聘禮曰上介執玉如重是也

執圭平衡云云曲禮下云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

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陳註衡平也平正當心也

○鄭玄云衡謂與心平○疏云衡平也平謂入之拱手正當心乎故謂心為衡

舉前曳踵通義金山曰謂舉足前而踵則曳地不敢高步

享禮云云文林貫旨云有容色是和容悅也○黃會稽發明云看有容色則色執時無容色可知非無容色也容色變其常如無容色也

集註儀禮曰云云儀禮八云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注發氣舍息也云云○又聘禮云及享發氣焉盈谷注發氣舍氣也孔子之於享禮有

之儀禮八云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注發氣舍息也云云○又聘禮云及享發氣焉盈谷注發氣舍氣也孔子之於享禮有

上聲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

卑不過授也問執圭上如揖下如授既曰平衡而又

手微有上下但高不至過揖下不至過授否宋子曰

得之○上如揖下如授舊說謂上階之上下階之下

亦好但此方說升堂時其容如此既升堂納圭於君

前即不復執之以下故說做下堂不得所以只用于

衡之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也○厚齋馮氏曰

太高則仰太卑則俯上下如此則升降之間得其節

矣戰色戰而色懼也吳氏曰臨事而懼莫過於戰故

也此加戰字則踳踳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

莊而且懼矣踳踳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

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禮玉藻執龜玉舉

踵足後跟也略舉前趾拖曳後跟不離地也○朱子

曰踳踳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新安陳氏曰記曰

王帛此之用圭璧即玉帛之玉與有容色和也儀禮

上文執圭不相妨彼乃命圭也

曰發氣滿容問聘享之禮朱子曰正行聘禮畢而後

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皮幣與馬之

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卿大夫凡三四次

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物以回之又問庭

實曰皮幣與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問享禮有容

色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時故其

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庭實以

禮儀四書卷之六 論語十一

容色疏云及享發氣焉盈，容者即孔子行享禮有容色一也故注引為證也此發氣即上注云舍息一也私觀云云存疑云私禮亦獻其大臣但此所言指君不指臣○脈云私觀則已之私禮而獻于鄰君愉愉如亦和而不離于敬也註又字不雅于和有如看大夫無私交此云私觀亦以成君聘問之禮不辱君命而已

將其意比聘之時漸紆也

###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形旬也愉愉則又和矣采子曰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覲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私覲是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却行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問私覲見於聘禮孔子行之而記禮者以為非禮何也曰胡氏以為若聘禮所記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大夫僭於邦君於是乎有庭實旅百如享禮然則非正矣故記曰庭實旅百何為乎諸侯之庭此說是也○雲峰胡氏曰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非和無以通聘問之情○新安陳氏曰方聘則專於敬○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既聘則漸而和

說 章圖云右第五節鄱陽朱氏曰此節聖人為君出聘之禮

### 國之禮也

勉齋黃氏曰此章言出使有三節執圭禮之正也享禮則稍輕私覲則又輕矣故其容節之不一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厚齋馮氏曰據左氏史遷於門人之親記焉得而疑之○雙峰饒氏曰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適衛無十三年適齊事不知晁氏何據而云以上數節必夫子朝見擯聘時弟子隨從見而記之

君子不以緇緇飾緇古暗反

君子謂孔子緇深青揚赤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豔色

君子不以緇緇飾緇古暗反 君子謂孔子緇深青揚赤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豔色

君子不云云開心云此不以變色飾常服○蒙引云齊自有齊服之飾喪自有喪服之飾常服自有常服之飾此謂不以齊服喪服之飾飾常服也此常服領服領緣之制莫說非正色既非正色如何齊喪用之○微言王觀濤曰齊服所以交神明練服尚在三年喪內神人異道吉凶異宜故當有別○四書徵云昝氏云緇玄色緇淺絳色孔氏註一入曰緇考工記云三人為纁五人為緇七人為緇註云赤纁者三人而成又再漆以黑則為緇緇

今俗作爵言如爵頭色也  
又復再成以黑乃成緇矣

紅紫不云云燃犀解云五行之理有生尅者相生爲正色相尅爲間色故甲巳合爲綠則綠者青黃之襪以木尅土故也丙辛合爲紅則紅者赤白之襪以火尅金故也乙庚合爲碧則碧者青白之襪以金尅木故也丁壬合而爲紫則紫者赤黑之襪以水尅火故也○脉云紅紫是間色不以爲褻服則不爲正服可知註婦人之服不重只重間色不正上

側皆反 服也緇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者通考吳氏程曰絳古

巷反淡紅色練小祥服以熟布爲之者或作也字非緣俞絹戈絹二反飾領緣俞絹反也

問緇以飾練服緇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爲飾宋子曰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絳

是淺紅色緇是青赤色揚齊服用絳三年之喪既暮而練其服以緇爲飾○雙

峰饒氏曰集註本古註說也然檀弓云練衣緇緣古註誤以緇爲緇疑當闕○新安陳氏曰緇取絹切緇

是淺絳色緇則亦多黑少之色古註以緇當緇殊不相似至於緇近齊服考之註疏亦無明證要之二色皆似赤非赤其色不正故不用爲飾歟

### 紅紫不以爲褻服

知註婦人之服不重只重間色不正上

###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

宋子曰紅紫非

正色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駟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之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爲西方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間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黑黃而成駟爲中央之

間色 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

可知宋子曰自隋煬帝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賜紫次朱次青後世遂爲朝服然唐人朝服猶著禮服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衫帽南渡後變爲白衫後來變爲紫衫皆戎服也○南軒張氏曰緇齊服緇練服不以飾別嫌疑而重喪祭也紅紫間色不以爲褻服無時而不居正也○慶源輔氏曰朝祭之服禮服

當暑云云通義許白雲曰古之服葛絺以為衣絺以為裳亦貴賤之等也○揚明云表是表著出絺絺見於外

集註先著裏云云通義許白雲曰疏凡祭服先著明衣次加中衣中衣之上冬則加袍繭夏則用葛次加裘裘上加葛葛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上加葛葛上加朝服愚按疏言朝祭之服如下文二裘之類人莫不皆然當暑絺絺必表而出之則常居之服亦必表而出之蓋唯夫子獨然也 詩所謂云云又許白雲曰詩君子偕老言蒙彼縹絺謂以展衣蒙於縹絺之上展衣者禮服也既服禮服則縹絺之內必有中衣明矣故集註取此以證縹在中衣之外是中衣表縹而其義不在蒙字詩疏謂縹絺之尤細縹者

縹衣縹云云蒙引云不但暑服冬服亦有其制蓋縹寒莫如裘裘必有衣以縹之於外夫子縹衣則羔裘也使縹衣與羔裘以黑色相稱云云○講述云縹衣句是視朝之服素衣句是視朝聘享之服黃衣句是視朝之服視朝用常服故尚黑聘享欲潔故尚素大蜡息民用土色故尚黃○知新目錄云縹衣羔裘為視朝之服者乃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非待朝於君也○表了凡曰著裘時不欲其文之著必加單衣于裘上以覆之然已欲其色之稱故羔則用縹衣此雖同胡氏之說稍加明辨故又載之 集註縹裘蒙引云依語錄則縹在內依集註則縹在外記曰曾子襲裘而吊子游縹裘而吊由此觀之則縹在外明矣此皆朝祭之裘也○又云縹裘者露裘在外襲裘者蓋裘於內如今之短袖皮裘內皆有衣以套之而出其未於外况古人上衣下裳之制裘固多止於膝間也

也○陳氏用之曰不以飾則不以為服可知不以為褻服則不為正服可知○齊氏曰後世朝祭服綠服緋服紫蓋不特制度盡變於拓拔魏而其色已失其正矣故集註有微意焉 通考 吳氏程曰間色五方正色也赤白為紅赤黑為紫雜以二則間矣

### 當暑絺絺必表而出之

衿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絺表而出之謂先著 陟畧 裏衣表絺絺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 反 體也 詩所謂蒙彼縹絺 側救 絺是也 新安陳氏曰詩傳蒙覆也縹絺之感感者蒙謂加絺絺於縹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見鄘風君子偕老篇

### 縹衣羔裘素衣麋裘黃衣狐裘

縹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麋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縹

先的 裘欲其相稱 去聲○朱子曰縹衣羔裘乃純用 軒蔡氏曰按邢氏云中衣外表皆相稱也縹衣羔裘之上必用布衣為縹縹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素衣麋裘視朝之服卿大夫士亦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麋裘黃衣狐裘則太蜡息民之祭服也 ○胡氏曰古者衣裘不欲其文之著故必加單衣以覆之然欲其色之稱玉藻所謂羔裘縹衣以縹之是也○厚齋馮氏曰羔裘朝服鄭詩刺朝晉詩刺在位是也麋裘聘享之服見聘禮狐裘蜡祭之服見郊特牲○新安陳氏曰表之上加單衣以祖縹見裘之美日縹加全衣重襲於縹衣上以充蔽其美曰襲故玉

○鄒嶧山折衷云：楊取祖  
楊之美，蓋雖著衣在裘上，  
而裘之美則露在外也。故  
曰：楊。○洪武正韻云：裘單  
曰：楊。○通義吳氏程曰：楊  
音錫，以單衣加裘上而見  
其美，曰：楊，以全衣裳之曰  
襲。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衣寢時而服也，不必是齊  
時，記在襲服之後，亦非錯  
簡。○四書千百年眼云：孔  
註云：必有寢衣，即今之被  
也。

藻曰：裘之楊也，見美  
也。服之襲也，充美也。

### 襲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趙氏曰：此私家所著之裘，長之者主溫也。

袂是裘之袖，短右袂者，作事便也。

###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齊側皆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陟畧明衣。  
反

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敷救足。  
反程子曰：此錯

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惠謂如此，則此條與明

狐貉之厚以居，非就於晏  
安也。正欲保養天和完精  
固神，使風寒不能入，而節  
宜吾身之寒暑，亦順天時  
贊化育之一端。

去裘云云：脈云：佩兼佩玉，  
以象德佩器，以備用，無所  
不三字，重非以佩物萬物  
皆備心中，原無不有也。○  
張和中千百年眼云：玉逸  
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  
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  
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  
不佩也。

狐貉之厚以居，非就於晏安也。正欲保養天和完精固神，使風寒不能入，而節宜吾身之寒暑，亦順天時贊化育之一端。

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襲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南軒張氏曰：程子云：疑上文當連齊而言，故曰：必有蓋齊，曰：不用常日之寢衣，所以致其嚴也。長一

身有半，因是而言寢衣之制也。○新安陳氏曰：齊寢不以衾，致嚴也。半以覆足，可寢不可行，專為齊之寢衣而

已。

###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淺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厚齊馮氏曰：幽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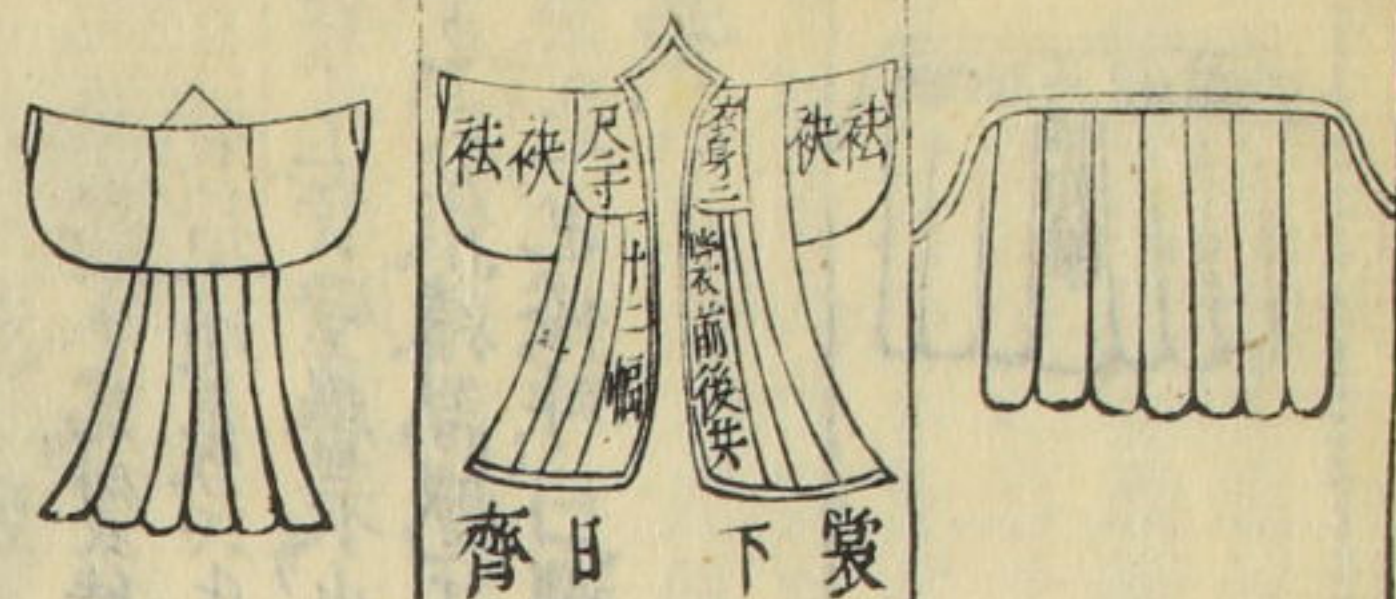
狸為公子裘，則從古固然，居不厭溫，故取其厚者以為燕服，若出則以輕裘為便也。

### 去裘無所不佩

去上聲



圖後衣深 圖前衣深 圖帷非



羔裘云云存疑云帛以哀  
死用凶服羔裘朝服玄冠  
祭服皆吉服也故不以帛  
○知新日錄云緇衣羔裘為視朝之服者乃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非待朝於君也

**羔裘玄冠不以帛**

要之語○胡氏曰裳之如帷者上衣之裳皆然惟深衣則以布幅斜裁而易置之下齊倍於要三之一不為裳積○新安陳氏曰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為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要狹齊闊要不用裳積而窈有斜裁之殺縫惟朝祭之服惟裳用正幅者不殺之非惟裳而如深衣者必殺之殺謂要殺於齊者一半也通考吳氏程曰要作襖同音腰裳積上疊衣也積亦疊也謂感其腰下而疊之也殺謂上廣下銳縫去聲衣會處要半下齊倍要二句互相證謂腰之狹減半於下齊而齊之廣加倍於上腰也○仁山金氏曰裳者禕也積者疊也腰中有輻多而闊須著禕疊竹筒以束令狹而就身此所謂雙積也

吉月必云云蒙引云服者衣冠冕冠之總名故帶冠亦曰服冠冕致仕之時人多不朝朝或不特正月之朔○又云若不特正月之朔則無日不朝不待吉月矣且吉月而朝亦常禮也焉用記故知其為致仕時○李南教曰此非往朝君乃在家設虛位行之致仕之時人多不設朝亦未必朝服此見獻齋不怠君之意

**吉月必朝服而朝**

喪上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季氏曰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用之於吉故不以弔○南軒張氏曰弔必變服稱其情也○胡氏曰吉凶異服故色之黑者不以弔○慶源輔氏曰誠於哀死故內外如一也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

季氏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

月吉讀邦法皆因吉禮以別凶賓軍嘉爾所謂月吉也○慶源輔氏曰若未致仕時乃常禮有不必記也○此下節記孔子衣服之制○勉齋黃氏曰古人衣服也輕用之是輕其身也後世朝祭之服皆不如古而士君子之服其色其制無合於禮矣

蘇氏



集記雜記云云通義史氏曰雜記曲禮雜之一字何嘗以為皆曲禮非特二字又何嘗以為皆不是孔子事也章圖云右第六節鄱陽朱氏曰此節聖人衣服之制

齊必有云云蒙引云孔子當祭而齊沐浴既畢必有明潔之衣著之所以明潔其體也明衣只以布為之蓋但取其潔不取其華也

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宋子曰前註君子謂

孔子此謂非特孔子事二義兼存以待學者之自擇○南軒張氏曰程子云孔子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蓋雖致其事而猶往月朔之朝盡為臣之恭也○雲峰胡氏曰此以前紀夫子之容貌此後紀夫子之衣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僅一見焉衣服飲食有一定之則故但以必字不字直言之而如字僅一見焉○新安陳氏曰古月之朝豈亦雜記曲禮乎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君子亦正謂孔子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通考吳氏程曰必有明衣讀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

齊必變云云存疑云變食以潔其口遷坐以澄其心

○蒙引云平時飲酒茹葷惟齊則變食不飲酒不茹葷其居處也又必遷了常時所坐之處若常時坐於此齊則又易其處以不與平時同也

集註謂不飲酒云云莊子養生主篇頰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齊章圖云右第七節鄱陽朱氏曰此節聖人謹齊之事

布為之

明衣布浴衣見玉藻註○陳氏用之曰明衣以其致精明之德用布以其有齊素之心

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

宋子曰不茹葷是不食五辛今致齊有酒非也但禮中

亦有飲不

遷坐易常處也

南軒張氏曰變食遷坐蓋皆變易其常致敬而不敢

違寧也○慶源輔氏曰變食必致潔遷坐以易常君子致敬無所不用其至也豈簡細故一思慮而已哉

○勉齋黃氏曰或曰齊必有明衣布并所脫寢衣一簡當屬上章齊必變食居必遷坐當屬下章則上章言衣服下章言飲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

食不厭云云揚明云不厭精者以精為美未嘗厭而去之不厭細者以細為美亦未嘗厭而去之兩不厭字有隨寓而安之意○直解云門人記說吾夫子日用飲食雖未嘗必求精美然於飯則不厭其精於膾則不厭其細蓋食精膾細皆足以養人故不嫌於過膾說文云細切肉也又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見禮記內則篇○楊鞭垓曰厭厭飲也雖精與細不厭飲而食即食無求飽之意○知新日錄李南黎曰此記孔子飲食之節有養德之節有養生之節二意

細註報切之通義金仁山曰報切之者再橫切也

食體云云爾雅釋器食體謂之餒郭註餒餒臭邪疏體食臭也一名餒說文餒餒傷熱○自內發如腹之餒自外入如兵之敗○肉謂之敗魚謂之餒○餒說文大熱也今作餒疑云色惡臭惡指上魚肉言不待餒敗惟色味變亦不食○李南黎曰夫餒只是生而未熟不必泥註主舉生熟○倪伯昭曰不時玩註未熟之類二字凡雞豚狗彘不成長魚不滿尺皆謂之不時皆不食也豈專指五穀果實乎

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明衣變常變食遷坐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

食飯也精鑿也雲峰胡氏曰鑿通作鑿即各反糲米一斛舂米九斗牛羊與魚

之腥聶而切之為膾禮記少儀篇注云聶之為言聶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

膾郊特牲疏云先聶而大齶切之而後報切之聶音儀音之涉反一音泥涉反聶少儀音直輒反郊特牲

註聶本作樞又作聶音之涉反食精則能養入膾麤則能害人不厭

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慶源輔氏曰以是為善理也必欲如是欲

也其流則為窮口腹之欲矣

食體而餒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餒

不食不時不食食體之食音嗣體於糞反餒烏邁反餒而甚反

餒飯傷熱溼也餒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

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吳氏曰餒自內出敗自外入臭氣也色惡臭惡廣言眾物

物壞而食必害人常人且謹况聖人乎或問聖人幾取惡食者何也曰惡食謂蔬食菜羹之類以其粗非故曰惡爾非謂腐壞之物不可食而食之也餒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

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禮王制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糲於市物未成不利入報音育○朱子曰不時不食漢詔所謂穿掘萌芽

齊人

二十

割不正云云夏官明日割乃宰割之割而正者大夫無故不殺牛士無故不殺犬豕非所割而割之即不正也如以為切內不方正陋矣○李南黎曰割不正不必專以因言不得其醬非謂必欲得醬謂不得所宜之醬也觀其字可見

細註後漢云云陸續傳在後漢列七十一獨行傳字智初會稽人也

鬱養強熟之類○慶源輔氏曰食饘以十數者之不食不使害於身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七到反次不離去聲於正也漢陸

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短音葱以守為度益其質美

與此暗合也後漢陸續傳陸續詣洛陽詔獄明帝時楚

掾故坐就獄續被掠考肌肉消爛終無異辭母遠至京師規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見母但作饋

食付門卒進之續雖見考若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故曰母來不

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史卒通傳意氣續曰因食餉羹識母自調和故知來取非人告也使

者問何以知毋所作乎曰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守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王人之舍也續毋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

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去聲其不備也禮記內則濡

濡烹煮之以汁調和也以苦茶包豚殺其惡氣被間

腹實其其中更從合也濡鷄醢醬實其濡魚卵醬實

雙卵鄭氏讀為鯢鯢魚子也以魚子為醬濡鼈醢醬

實其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朱子曰醬非今所謂醬

如內則中數般醬隨其所用而不同○雙峰饒氏曰

當看其字其是指其所食物而言醬之為品非一飲

食各有所宜如食魚膾宜用芥醬食濡魚用卵醬食

麋腸濡雞濡鼈用醢醬如內則所云是也古之制飲

食者使入食某物則用某醬必有意義不是氣味相

肉雖多云云摘訓云肉雖多所設肉品之多也○蒙引云惟酒無量聖人不自為量也蓋酒以為入合權在入飲量不同若我為主而客能多飲我亦須多飲陪他若我為客而主人固多勸我亦須為之多飲但都以醉為節而不及亂亂則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酒以為入合權人字泛說○知新日錄李南黎曰不及亂不醉而後能註謂以醉為節非也醉則亂矣○燃犀解云不必亂德亂儀神明微動便是亂

不食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宋子曰

言語一動作一飲食都有是有非是底便是夫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無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食便都是人欲都是逆天理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量去聲

食如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朱子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非特肉

也凡蔬果之類皆不可使勝食氣○北山陳氏曰聞之老壽者言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滯穀氣穀氣勝則滯元氣元氣充行者壽酒夫子不使多肉勝穀食氣者養生之理當然也以為去聲入合權樂記曰酒食者所以合權也故不為量但以醉為

集註浹洽章圖云浹洽沾足之意

細註班伯云班伯漢元成間為定襄太守郡中稱為神目入為待中

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唯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慶源輔氏曰酒

人之飲量各不同也故不預為之量而以醉為節雖以醉為節而不及於亂此亦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一端○覺軒蔡氏曰集註謂以醉為節或者猶過疑其或導入於醉也殊不知醉字所以釋經文之無量而繼之以為節二字而以不及亂承之正所以戒人之溺於醉也况詩中如既醉如賓之初筵未嘗不言醉但醉甚至於亂威儀則為失耳所謂集註一字不可增減移易者正謂此也○胡氏曰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是也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以如此○新安陳氏曰無量不及亂以夫子則可程子是以浹洽而已為限量此學者所當法學

活酒云云蒙引云凡酒脯

出於家造者則精潔而且無傷人之虞也○聽兩紀

談云孔子沽酒市脯不食鄭康成訓沽為權沽之沽

朱文公曰沽市皆買也蓋從鄭註詩云無酒沽我蓋

三代無沽酒者至漢武帝時方有權沽則沽酒似以

一宿酒為是○四書微云集註以沽為買然鄭玄註

酒正取云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孔穎達曰

功沽謂善惡是酒之善者為功惡者為沽或曰酒以

久為貴周禮昔酒取其久也一宿曰沽○燃犀解云

小禽全乾者曰腊折肉為斤乾者曰脯

不撤薑食脉云薑味辛得天地之義性温得天地之和

不撤謂每食必設不撤去耳○四書微云內則云楂黎薑桂又云屑桂與薑一以灑於上是薑為庶羞之所必用者○醫學入門云生薑

今人但知為胃藥而不知其能通心肺也心氣通則一身之氣正而邪氣不能容故曰去穢惡通神明後人因孔子不撤而每好食之其實多服反小智損心氣故孔子亦不多食

不多食脉云不多食適其可也泛說若連連命題則指姜

祭於公云云蒙引云助祭於公家所得胙肉當日即

分賜了不宿肉○又云出三月不食之矣此記者推夫子意也○圖解云祭是助祭公是魯公之大廟○

甲第云祭肉是祭家祖的

肉

集註胙肉燃犀解云古人祭而歸肉曰胙胙

祥也謂致福生曰胙熟曰勝○通義云胙才故及福也左傳歸胙于公國語作歸福皆謂祭肉

者當以有量學聖人之無量否則恐致亂矣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

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本草云薑味辛微溫久服去臭氣通神明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慶源輔氏曰沽酒市脯不食聖人衛生之嚴也不撤薑食聖人

養生之周也○不多食當食者不去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不存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

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

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

胙可少緩耳○梁子曰若出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

家之祭不宿肉受補惠於公所欲敬以及入也家祭

道也故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

食不語云云陸聚岡拙講  
云食謂含哺時非謂終食  
都不語也不言雖有人在  
亦不自發言○知新日錄  
曰食不語是此節正意寢  
不言則附記也食謂正含  
哺時非謂終食都不語答  
是他說我答述是我述與  
他說寢不言也是不與人  
言也不成都無人在只我  
自說此以見言語不可分  
只是所在不同故分

離蔬食云云四書微云集  
韻疏粗也故朱子以蔬食  
為粗飯孔安國云蔬食菜  
食也蔬蔬古字通用何孟  
春曰蔬食之米以蔬充食  
不但無肉爾○說文曰羹  
五味和也燒豕肉羹也○  
覺路繆當時曰蔬食菜羹  
祭就是用瓜以祭蓋隨時  
薦新之孝如隨便用蔬食  
菜羹也詩云疆場有瓜是  
剝是茹獻之皇祖是

古人原有獻瓜之說註孔  
陸氏解作必字誤矣觀必  
齊如也自文原用必字又  
何將瓜字作必也

集註古人飲食云云表了  
凡口每食必祭古禮皆然  
今方外猶有行此禮者但  
置之卓間禮失則求諸野  
此類是也

齊嚴敬良王藻廟中齊齋  
註恭慈貌前西切

口服孟子盡心上篇曰豈  
惟口腹有餽渴之害人心  
亦皆有也  
章圖云右第八節鄒陽朱  
氏曰此節聖人飲食之節

###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新安陳氏曰一字他處通用此  
則有辨○宋子曰食對人寢獨

居故則其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

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

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素問五臟生成

於目諸髓者皆屬於腦諸筋者皆屬於節諸血者皆  
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肺藏主氣故也○新安陳

氏曰范說主禮楊說主氣范為優楊亦不可廢

###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

祭禮云瓜祭上環詩云是削是茹獻之皇祖又何謂以瓜字作必字○知新日錄牛春宇曰瓜祭  
就是用瓜以祭蓋隨時薦新之孝如隨便用蔬食菜羹也詩云疆場有瓜是剝是茹獻之皇祖是

###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

新安陳氏曰瓜字本齊論

人飲食每種上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新安陳氏

而坐置豆於地故置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

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

誠也宋子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此一節記

孔子飲食之節勉齋黃氏曰飲食以養生故欲其精

欲無不致其謹焉聖人一念之微謝氏曰聖人飲食

莫非天理學者不可以不戒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

席不正云云集韻云席薦席也又籍也○釋名云席釋也可卷可釋也說文云筵竹席也○存疑云只是必正席之意葉氏以方與事言太泥○講述云此記聖人心存於正雖小不忽席非酒席之席凡席地而坐皆是○蒙引云一說正席是其身之正於席與正席不令○脉云言聖人心安於正便是坐席也要正推其不坐之心正君臣父子名位之分正世道人心之防何等廣大講中要得此意○李南黎曰席不必拘定方新東西南北皆有个正位在

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釋也慶源輔氏曰養氣體不以傷生聖人飲食之正也窮口腹以快其欲常人飲食之流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上聲○問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宋子曰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地做○慶源輔氏曰形於外者雖小不正不處則存於中者密矣○覺軒蔡氏曰此句與割不正不食同○葉氏少蘊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此以方為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吳氏曰危坐為跪安坐為居凡禮坐皆謂

意圖云右第九節鄒陽朱氏曰此節聖人處身之道

鄉人飲酒云云四書徵云鄉飲酒呂氏云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也因飲酒而射則謂之鄉射禮鄉飲酒義云鄉飲酒之禮主人拜迎賓於屏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揖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又云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則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教成而後國可安○又云續漢書禮儀志曰仲秋按民比戶年七十者授之杖杖端以鳩為飾鳩未噎之鳥欲老人不噎○文林貫旨云飲酒是歲時鄉飲酒禮斯字作即字看○講述云斯出二字言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便有行則行止則止之意所以為敬長者○脉云此章一是敬以盡尚齒之道一是敬以盡為

跪也○雲峰胡氏曰此曰不正不坐後曰必正席一席之微亦致嚴於不與必之二字聖人之心無不正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禮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慶源輔氏曰鄉章尚齒故其出視老者以為節

**鄉人饋朝服而立於阼階**  
難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自玄衣朱

王之道鄉飲酒之禮古有歲會月會杖者自六十以上皆是居鄉尚齒故其出視老者以為節斯字重看有不先不後意此老者安之心

鄉人難云云蒙引云鄉人非士大夫也難非大祭之倫也在常人以爲可忽矣聖人之意以爲鄉人爲我難也我則主人也主人不可慢也於是朝服而立於阼階阼階主人之位也朝服敬也朝服乃當時有宜者之常服非郊祭制之大慶賀朝服也○又云鄉人難爲孔子難也所謂索室中驅役也○徐氏筆精云鄉人難朱註難雖古禮而近于戲非也按月令十二月紀曰命有司大難高誘注曰大難逐盡陰氣爲陽導與土牛同義今不戲擊土牛送寒氣而戲難之道陽氣可乎若以爲戲則周公所制之禮孔子所行之事皆戾矣孔子朝服而立于阼階正信而好古上律天時者也

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瘧鬼鬼一居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於是常以正歲十二月令禮官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纁裳執戈揚盾帥百隸及童子而時難以索室而驅疫疫逐強鬼也禡或爲猷或爲難章圖云右第十節鄱陽朱氏曰此節聖人居鄉之事問人於云云蒙引云人夫子所交之人也夫子遣使往問那人於他邦使者即行則從背後再拜而送之○講述云遣使問人則再拜以送蓋敬其所問之人欲其道達已意如親見一般故拜使者即拜其人也○存疑云此處人都忽略略拜送使者此所以爲聖人也○解云使者行而後拜爲拜所問之人非專拜使者也

裳執戈揚盾方相猶言放想如今魁頭是也師與率同百隸隸同而時難難同以索室毆疫以索室申疫鬼而驅阼階東階也難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逐之也

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

問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於已若門庭戶竈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依已而在宋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爲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恆○問鄉人難古人節目此理不可考想模樣亦非後世俚俗之所爲者曰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厚齋馮氏曰禮部特

牲云鄉人禡音陽天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以其達陽氣故禡於文從示從易以逐疫去難故難於文從入從難蓋鄉人之意主於逐疫而先主制禮不禁因以達陽氣也禡難通稱也難出於鄉俗其事幾於戲矣而儼然朝服以立於阼階外示其敬而鄉人亦知所止不敢升階以驚室神神亦得以依已而安也

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去聲者如親見之敬也宋子曰古人有此禮遣使問入於他邦則主人從背後拜而送之○慶源輔氏曰使者所以將我之命往見其人拜而送之則如親見其人矣不以遠而廢敬也



康子饋云昭公十九年胡傳云古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敬慎其躬如此○微言王觀濤曰未達是未知彼之藥有當於吾病否○講述云丘未達藥性且不敢嘗○存疑云愚意康子所饋之藥必是不對病故聖人不用而托此辭不然聖人豈有不知藥之理其托此辭者特大夫有賜不可而拒耳不獨大夫朋友故舊亦然

禮記玉藻篇古者賜之車云云見

孟子謂大夫見滕文公下篇

章圖云右第十一節鄙陽朱氏曰此節聖人交際之節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

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

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梁子曰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

則嘗而拜之蓋今未達故不敢嘗而拜耳已而達焉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

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

告之直也南軒張氏曰於此一事之間而得三善焉

於其家此必拜其賜之禮也未達者所用之品所疾之病皆不知也一有不直則疾生焉聖人謹疾不敢

廐焚子云禮記雜記下曰廐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孔穎達

疏云廐焚孔子馬廐被焚也是廐乃孔子之私廐故於退朝而後問耳若云國廐則路馬亦重矣問人之後獨不可問馬乎○覺路

楊拱北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廐焚不問馬而問人聖人之心同天地一說不字當連上讀謂傷人乎否然後問及于馬先仁民後愛物也○李濟翁資暇集曰

傷人乎不問馬韓文公讀不為否云云

章圖云右第十二節鄙陽朱氏曰此節聖人仁愛輕重之等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

許六理當如此南軒張氏曰仁民愛物固有問也於退朝始聞之時惟恐人之傷故未暇

及於馬耳○邢氏曰孔子家廐也以退朝知之○吳氏曰廐焚問馬人之常情聖人恐人救馬而傷故問

人傷否而已更不問馬記之所以示教雜記家語皆載此事家語云國廐恐非國廐則馬當問路馬則又

君賜食云云煇參解云  
食以飯為玉不敢以他物  
先之○衍明云三必字重  
○微言徐微茲曰逮下之  
仁奉先之孝育物之仁皆  
自其敬君者推之也  
饒餘孔隸達云饒者  
食餘之名○蒙引云君之  
饒餘在君可以賜其臣在  
子孫不宜以薦於其先  
仁君之惠通考氏曰  
仁君之惠謂推恩於所賜  
之物 無故云云記玉  
藻云大夫無故不殺羊○  
蒙引云無故不殺也家有  
祭享及大賓乃用之

侍食於云云摘訓云侍食是以容禮待之也祭首客之禮孔子若祭則以容禮自處矣嘗食者安  
夫之事孔子先飯乃以宰夫自處也  
君祭則已云云通義許白雲曰凡祭坐中尊者祭之餘則否賓王敵禮則王敵示賓之長者一人祭  
今侍食於君不敢當客禮  
故君祭則先飯

疾君視云云蒙引云按東  
首以受生氣似當西首乃  
受得生氣今人所傳攝生  
調息之法但要向東豈其  
為法不同歟○吳省庵引  
躍云東首乃常事只重加  
朝服拖紳上○存疑云凡  
人平日寢處亦東首况病  
乎但聖人病中亦有隨意  
時待到君視之則正東首  
之禮耳

重矣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

必嘗之畜許六反

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曲禮曰餒餘不祭正席先嘗如

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或問不正不坐豈必

曰席固正矣至此又正以為禮也曲禮主人請入為

席矣賓既升又跪正席豈先為不正之席至此然後

正之哉蓋敬慎之至耳○雙峰饒氏曰賜食腥生肉

有親當先以奉親夫子先嘗時已孤故也  
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嘗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

敢殺也

慶源輔氏曰所賜既殊所處亦異如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

周禮王日一舉

古註云殺牲盛饌曰

膳時戰夫授祭

飲食必祭授品嘗食每品物皆先嘗

王乃食故侍食

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

客禮也南軒張氏曰禮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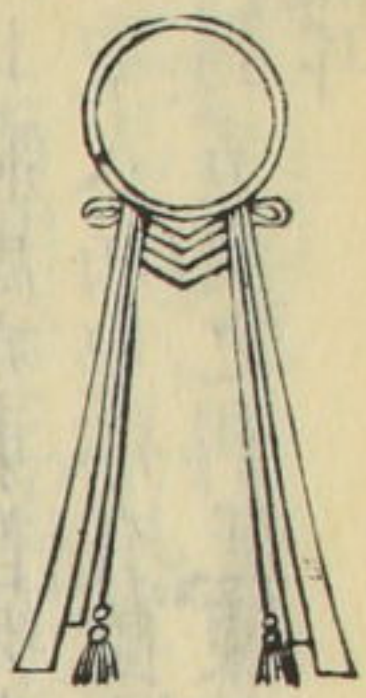
也必先飯者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

徒我反

以食為先也

朝紳圖



記玉藻曰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帶有司二尺有五寸

集註東首以云云表了凡曰禮接君必主於作階病不能立而東其首猶作階之意若曰受生氣豈獨君視之時當然耶

東首以受生氣也

新安陳氏曰天地生氣始於東方

病卧不能著

反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

大帶於上也

問疾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自云寢常當東首矣平時亦欲受

生氣恐不獨於疾時為然宋子曰常時多東首亦有隨意卧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衽何趾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云居常當戶寢常東首也常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遷於南牖下南軒張氏曰雖不能與不忘恭也雙峰饒氏曰君未視疾容有隨意所適者但君視則必正東首之禮慶源輔氏曰一息尚存不敢廢禮况有疾而君視之乎加朝服拖紳蓋禮之變也亦禮之宜也然亦必病不能支方可知此

君命召云云講述云君命召即步行以趨君命已出而車駕隨之不敢緩然合喙云趨出而行不少緩以待駕也駕車隨至則亦乘而至君所

章圖云右第十三章鄱陽朱氏曰此節聖人敬君之禮

入太廟云云章圖云右一節重出鄱陽朱氏曰此節聖人助祭之敬

朋友死云云圖解云無所歸是無所依歸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重平出聲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胡氏曰朋友不倫之一其死也無父族母族妻族無有親主之是無所歸也為朋友者不在其責則轉於溝壑而已故曰於我殯此節獨記一

曰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夫子有是言也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曰殯而不可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計告之未及故也○吳氏曰殯於堂曰殯於野曰葬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兩階之上此殯蓋有館於夫子者故死而即使殯於其館取檀弓曰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新安陳氏曰車馬不拜禮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雪峰胡氏曰此篇集註於義之一字凡三見之朋友

朋友之饋云云脉云饋字包得廣車馬特舉其重者故用雖字非祭肉不拜者友義為大自見車馬為小也只以不拜為主不重祭肉○燃犀解云視朋友之車馬猶已之車馬所以親之也朋友之祖考同於已親敬之也

章圖云右第十四節鄱陽朱氏曰此節聖人交友之義

既以義合當饋而饋義也當饋而饋亦義也義所當為不可辭義所當受不必拜

###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慶源輔氏曰容儀謂奉祭祀見賓客之容貌威儀也然居家亦自有居家之容所謂申申夭夭是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之極乎莊敬耳聖人德盛仁熟雖寢與居亦有常則也○厚齋馮氏曰寢所以休息易於放肆也放肆則氣散而神不聚居所以自如

寢不尸云云四書千百年眼云陳大士曰寢以休息隱體而如尸則肆夫子四休雖展布而飲束者自存不尸也居以謝事修貌而為儀容則拘夫子屋漏雖敬慎而順適者自若不容也○蒙引云朱子曰女生必偃男生則必伏可見所謂偃臥似死人者非謂覆臥也朱子之言出離騷

見齊衰者云云蒙引云狎

與衰不同狎謂素親狎謂其人與我素熟也褻謂燕見謂我之見其人非在公所禮法之場及稠人廣坐之中也變與以貌亦不同變只是改舊容有驚哀之意而已以貌則加敬矣而以貌之中亦不同於見冕者尊有爵而不敢忽也於尊者矜不成人而亦不敢忽也○摘訓云雖狎雖褻則非狎非褻者不待言矣

凶服者云云文林貫旨云

凶服是喪服  
車云云章圖云式與賦同世說註車上小俛曰式○通義許白雲曰古者車皆立乘馬驟車馳難於立故於車上立高五尺五寸橫十寸謂之輶伏之而立或遇有所敬則當窈身故高三尺又橫一木在輶下謂之輶有輶則俯身憑之惟尸與婦人坐乘之靈

論語十

無事乎容儀也為容則體拘而氣不舒蓋寢而尸則過於肆居而容則過於拘二者皆非養心之道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警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南

張氏曰狎謂與習熟者褻謂見之頻數者○洪氏曰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謂不相識者也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謂素親

所親比者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

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

人惟萬物云云書經泰誓上云惟人萬物

有盛饌云云蒙引云主人

禮意之厚亦於盛饌見之可見今之待容亦不可任情從薄但要知禮敬之意有不全在飲饌之間則可矣○知新日錄尤西川曰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者聖人之情安於質儉饌盛則奢有傷於中色變而起立示不安也以盛饌為禮禮果在物

者之所天也

前漢書酈食其晉興基曰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天者人資而生者也

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

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歲登下其死

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慶源輔氏曰變色而作謂改容而起以致敬也○新

安陳氏曰主敬客故為設盛饌客敬主故變色而作若不敬當也怡然當之則為不敬不知禮矣

迅雷風烈必變

迅雷云云四書徵云坤雅曰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戒其容止者所以敬天威也○抱朴子曰雷天之鼓也雷有游雷殷雷奮雷迅雷○講述云迅雷必變不必講衣服冠而

文選頁曰

坐只是敬天之怒變其常容有警懼不寧之意○蒙引云與大雉之列風雷雨不迷者并行而不相悖○存疑云必變變其常度而致敬也

集註記曰云

云見禮記玉藻篇

章圖云右第十五節鄒陽朱氏曰此節聖人容貌變

升車必云云存疑云重在

正立不容不執綏輔氏謂

執綏則不忌有事非是升

車正立與席不正不坐一

也○燃犀解云升車有二

綏正曰良綏副曰貳綏僕

執二綏先升取良綏負之

以末端授尊者尊者執之以升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詩之大雅板篇曰敬天之怒

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

冠而坐問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采

若平平底風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之際無相妨

否曰有事也只得應○王氏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

天子當自察於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士庶人當自察於身恐懼脩省何可已哉○此一

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

軍中不云云文林貫氣云內顧是及顧車後○脈云車中已升車時也不內顧不回頭而顧也不

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

見形旬於此也慶源輔氏曰正立則身不偏倚執綏則不忘有事范氏所謂心體無不正

而誠意肅恭者得之○新安陳氏曰古人乘車必立惟老人安車則坐婦人亦坐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向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

中不內顧一章朱子曰立視五雉式視馬尾蓋雉是

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尺圍三徑一則濶丈八五

轉則正為九丈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南軒張氏

曰三者非獨恐其惑眾也蓋以其非在車之容故耳

○覺軒蔡氏曰曲禮篇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

步半也

卷之四

三十一

章圖云右第十六節都陽朱氏曰此節聖人升車之容

色斯舉云云文林貫旨云斯字作即字看舉是飛超兒○知新日錄李南黎曰色斯舉矣三句是記者寓意於鳥之言山梁以下則引夫子之言與子路之事以為色斯舉之證而翔而後集自可知矣斯字與而後字最有味色斯舉去之速也翔而集就之遲也此即可以速而速可以仕而仕所謂聖之時也○蒙引云此理最好凡士大夫皆當服膺弗忘如此等句一唱三歎猶有餘味○存疑云此章集註亦未定說又以色斯舉為上下有闕文依愚見山梁雌雉或在色斯舉矣之上錯誤在此謂山梁雌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時哉時哉子路拱之三嗅而作如此則上下文意俱通矣不知如何以俟知者○又云此章訂誤似確俱色斯舉矣二句作記者之詞子路共之二句為

重出矣愚意作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共之三嗅而作蓋前四句是孔子嘆美之詞後二句是記者證其事耳

集註見幾云云易繫辭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曰山梁云云文林貫旨云山梁是山澗橋梁之下○講述云山梁山脊也○表了凡日時哉不是飲啄得其時正言其飛止之得其時也○脉云時哉時哉須以時止時飛講應得舉集字面恰當子路共之非共執之謂只是因夫子時哉之嘆有感于心故色向之蓋指顧之意耳雉迺憂然鳴者三而作正斯舉之意翔而後集者可推斯鳥也始終識去就之時矣蓋時之義大矣哉可以入而不如鳥乎○困學紀聞七呂氏春秋曰子路捨雉得而復釋之蓋因子路共之而

也廣弘大車高大也效似驕矜又驚眾也不妄指者妄虛也在車上無事忽虛以手指亦為惑眾也顧不過載者車載也轉頭不得過載過載則掩入私也此三句正與此篇相合○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新安陳氏曰大夫得乘車觀瞻所係未子謹之非勉而能蓋動容周旋自中乎禮其見於乘車者如此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平聲而作審擇所處上聲亦當如此程子曰色至悔吝翔而後集審擇其處○南軒張氏曰色斯舉矣炳先見於幾微也翔而後集從容審度而後處之

也如是則悔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胡氏曰上不知各何從生乎不知為何事而發故以為有關文也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又居勇反

嗅許又反

邢氏邢氏名昂濟陰人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

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其之共九用反孔子不食三嗅

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憂謂雉鳴也劉聘君曰

嗅當作臭古闕反闕苦壁反張兩翅也見形旬反爾雅愚按

為此說朱文公集注引是  
劉兩說共字當為拱執之  
義也○燃犀解云劉以文  
云卿黨一章一幅宜聖像  
也然未免泥壚木雕得時  
哉一點睛精神生動

集註邢氏曰邢昺字叔明  
宋朝人○蒙引云愚按依  
邢氏則闕孔子身上事於  
卿黨所載義類為合但雉  
終為子路所共則與上文  
色斯舉云者不符矣○又  
云依是劉二氏以共為拱  
執之義固於上所謂色斯  
舉相符不開孔子事非卿  
黨所載之義也故朱子缺  
其疑而取邢氏說在前  
石經又云石經者漢靈帝  
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  
文字合議即蔡邕為古文篆隸三休書之刻石立于大學門外故謂之石經○石經者蜀血祖刻  
而板行也○蔡邕今文石經論語二卷  
章圖云右第十七節鄒陽朱氏曰此節疑義

漢穆生云云楚元王字游  
高祖弟好書多材藝嘗  
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  
詩於浮丘伯及對楚王以  
穆生等為中大夫穆生不  
嗜酒每置酒常為穆生設  
醴及元王薨後至孫戊即  
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  
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  
之意怠不若楚人將鉗我  
於市先王之所以禮吾三  
人者為道存今而忽是忘  
道之人胡可與久處遂謝  
病去申公白公獨留王稍  
淫暴二人諫不聽昏靡之

如後兩說則共反  
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

文不可強  
聲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爾雅釋獸  
須屬獸曰

鬯許斬反獸之自奮迅動作名鬯人曰橋紀小反人  
之罷倦煩呻天矯舒展屈折名矯魚曰須魚之鼓動  
兩頰若人之大須導其氣息者名須鳥曰臭鳥之張  
兩翅臭臭然搖動者名臭此皆氣倦體罷所須若此  
故題云須屬也○慶源輔氏曰退當見幾進當審義

○西山真氏曰色斯舉矣去之速矣衛靈公問陳而  
孔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即此義也翔而後集就  
之遲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大公伯夷聞  
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即此義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  
一辭而退雖相見會聚之間猶謹諸此况仕止久速  
之際乎賈誼賦所謂鳳縹緲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  
遠去此即色斯舉矣之意又曰鳳凰翔于千仞兮覽

德輝而下之此即翔而後集之意後世如漢穆生以  
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  
從之皆有得乎此者○新安陳氏曰此章文義略不  
順而意亦可通色舉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  
曰此山橋邊之雌雉其見幾而舉詳審而集詳哉時  
哉蓋謂時當飛而飛時當下而下皆得其時也子路  
不悟以為時物取雉供之夫子不食三嗅而起聖人  
寬洪不直拒人也雉一禽耳去就猶得其時如此君  
子之去就何可不得其時哉若移山梁雌雉一句冠  
於此章之首則辭意似尤明云○蔡氏曰士之脩於  
身行乎族里者至鄉黨而備立乎朝行乎天下者自  
鄉黨而出此篇所係不亦重乎夫子萬世之標準也  
父兄宗族之間君臣朋友之際莫不曲盡其道非屑  
屑於是也蓋其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人見其動容  
周旋無不中禮一言語一容貌一舉動無不盡其道  
者當知其德盛禮恭自不期而合也若曾子一貫之

細註賈誼云云見帛鳳原賦

章圖云右第十七節鄒陽朱氏曰此節疑義

德輝而下之此即翔而後集之意後世如漢穆生以  
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  
從之皆有得乎此者○新安陳氏曰此章文義略不  
順而意亦可通色舉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  
曰此山橋邊之雌雉其見幾而舉詳審而集詳哉時  
哉蓋謂時當飛而飛時當下而下皆得其時也子路  
不悟以為時物取雉供之夫子不食三嗅而起聖人  
寬洪不直拒人也雉一禽耳去就猶得其時如此君  
子之去就何可不得其時哉若移山梁雌雉一句冠  
於此章之首則辭意似尤明云○蔡氏曰士之脩於  
身行乎族里者至鄉黨而備立乎朝行乎天下者自  
鄉黨而出此篇所係不亦重乎夫子萬世之標準也  
父兄宗族之間君臣朋友之際莫不曲盡其道非屑  
屑於是也蓋其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人見其動容  
周旋無不中禮一言語一容貌一舉動無不盡其道  
者當知其德盛禮恭自不期而合也若曾子一貫之



說與此篇相發明。學者可不思學孔子以自立於鄉黨哉。通考董氏曰：共者向也。衆星共之，子路共而立，皆向之義。嗅依晁黼註，蓋古字如此。若以嗅爲嗅，食之嗅，則夫子之不食，何待於嗅。此以常情料聖人也。夫子平日政在不能自隱，道大而不可見，容厄於陳蔡，宋衛屢矣。春秋之時，非夫子之時也。文章可聞，適足以立天下之的，故於雌雉有感焉。春秋終於獲麟，出非其時，春秋以作，使麟隱其德，匿其形，又安得而獲之。夫子感麟，與歎雉同意。學者當參看。○臨川吳氏曰：山梁雌雉，當在色斯舉矣之上。三嗅而作，當作歎字，亦篆文之誤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終

